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北齊書目録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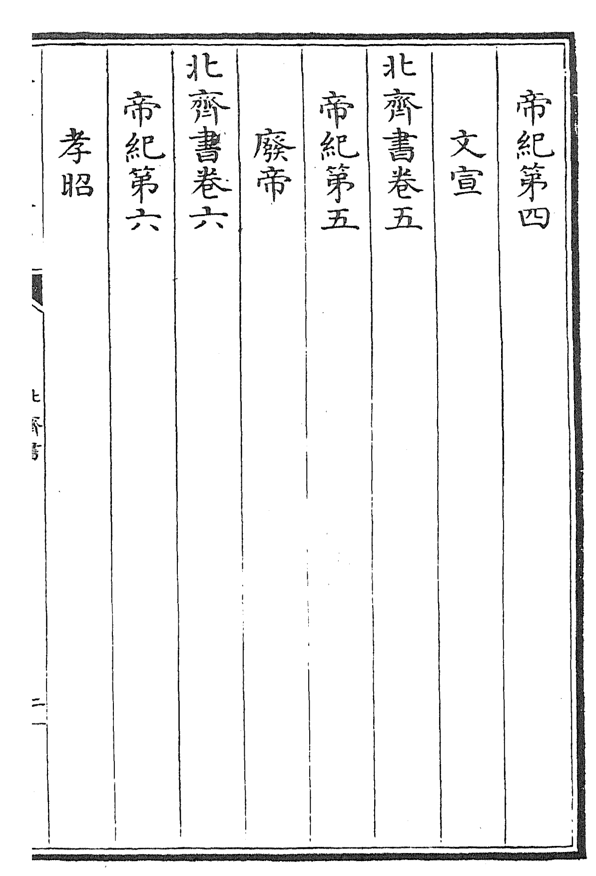
本紀八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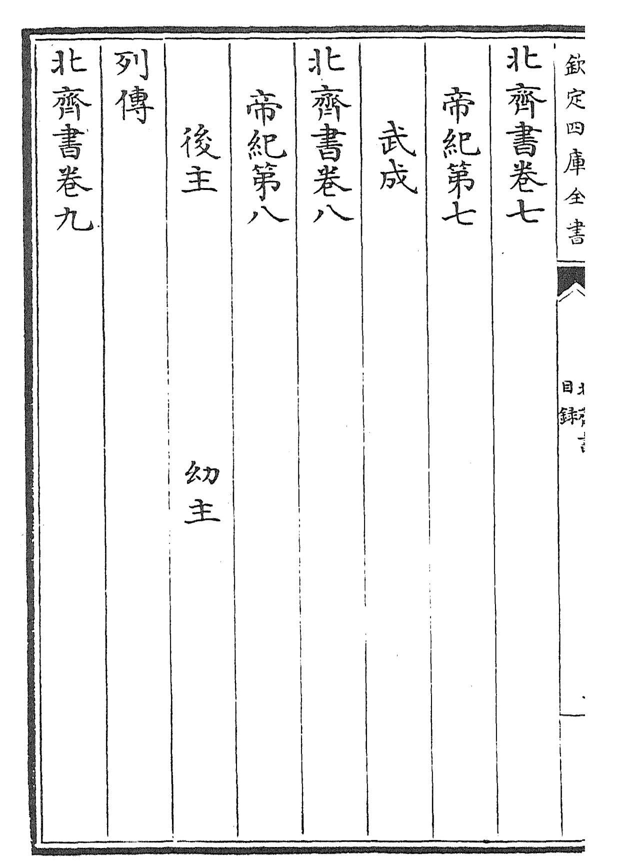
列傳四十二卷　　共五十卷

帝紀

北齊書卷一

帝紀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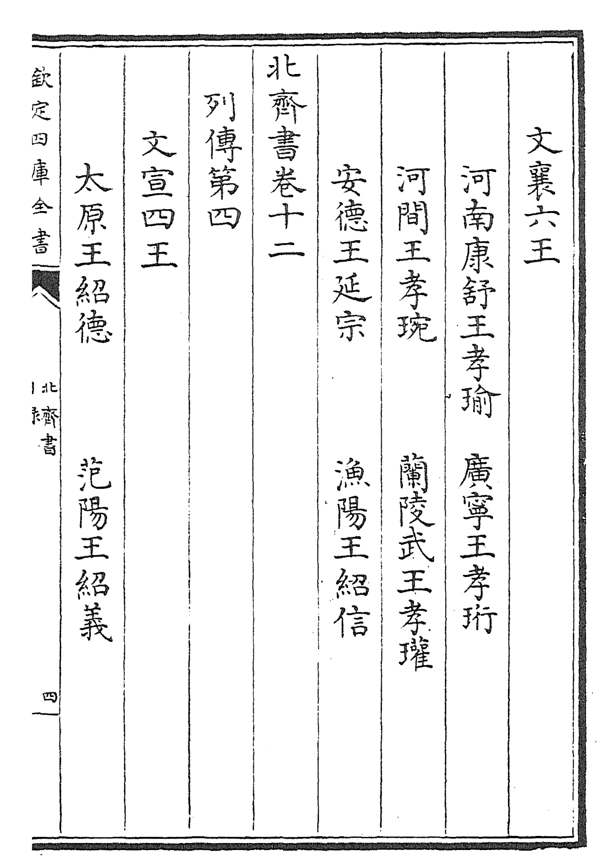




北齊書卷十

北齊書卷十一

列傳第三



文襄六王

河南康舒王孝瑜　廣寧王孝珩

河間王孝琬　蘭陵武王孝瓘

安德王延宗　漁陽王紹信

北齊書卷十二

列傳第四

文宣四王

太原王紹德　范陽王紹義

西河王紹仁　隴西王紹廉

孝昭六王

樂陵王百年　始平王彥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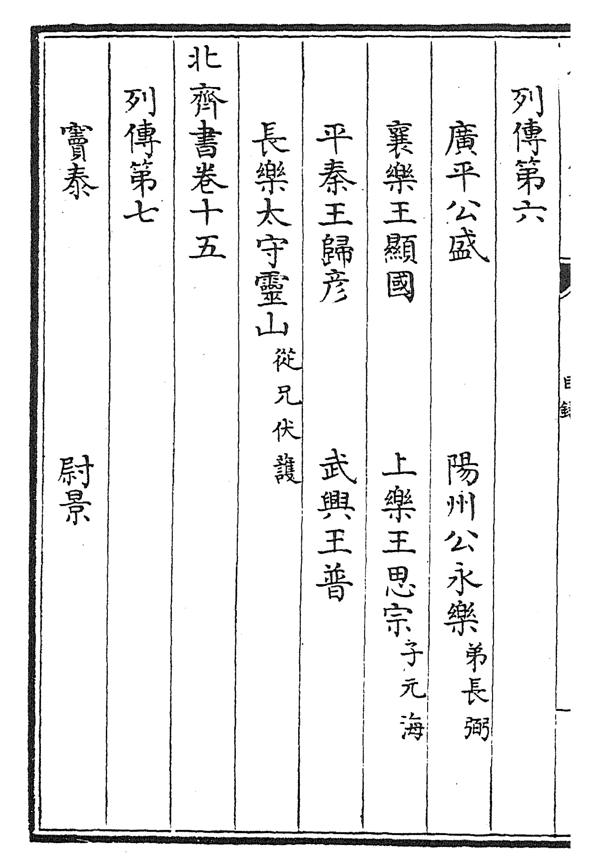
城陽王彥基　定陽王彥康

汝南王彥忠　汝南王彥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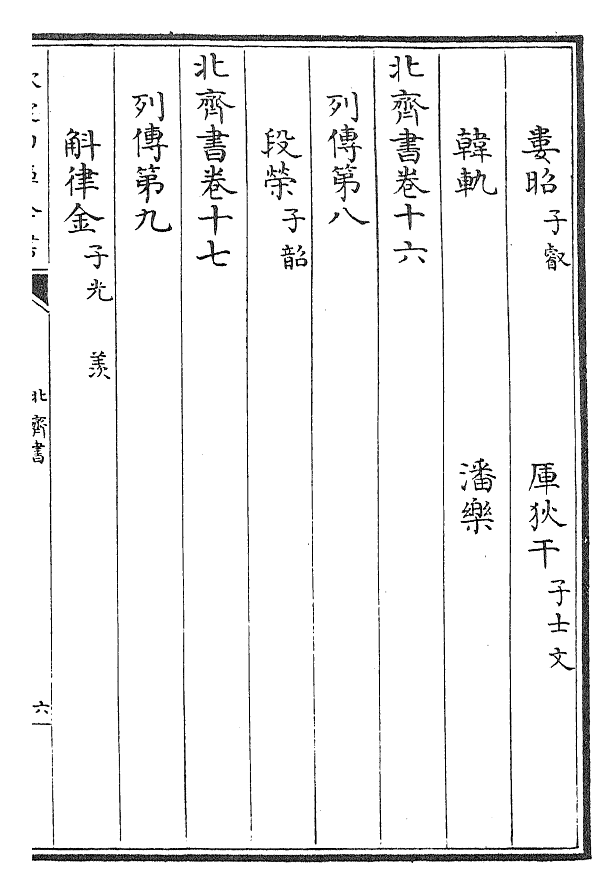
武成十二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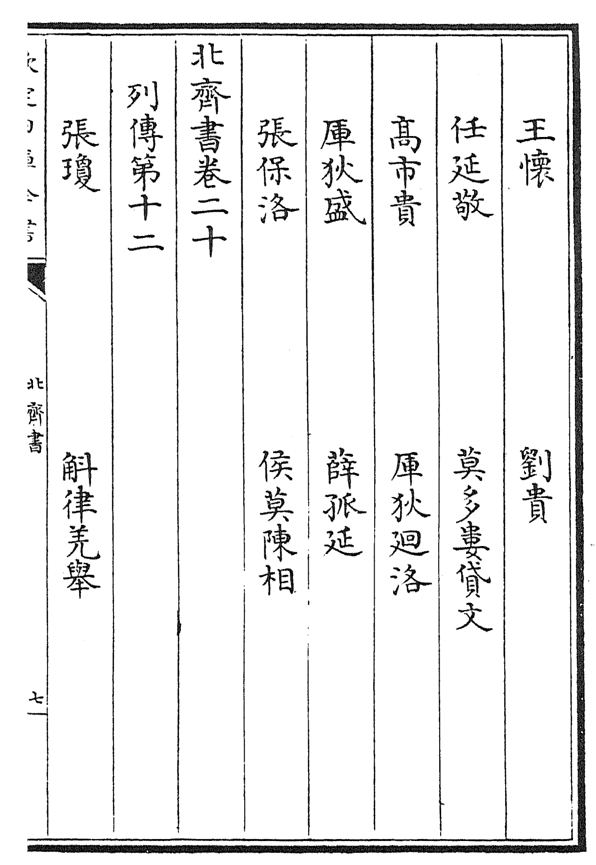
南陽王綽　琅邪王儼

齊安王廓　北平王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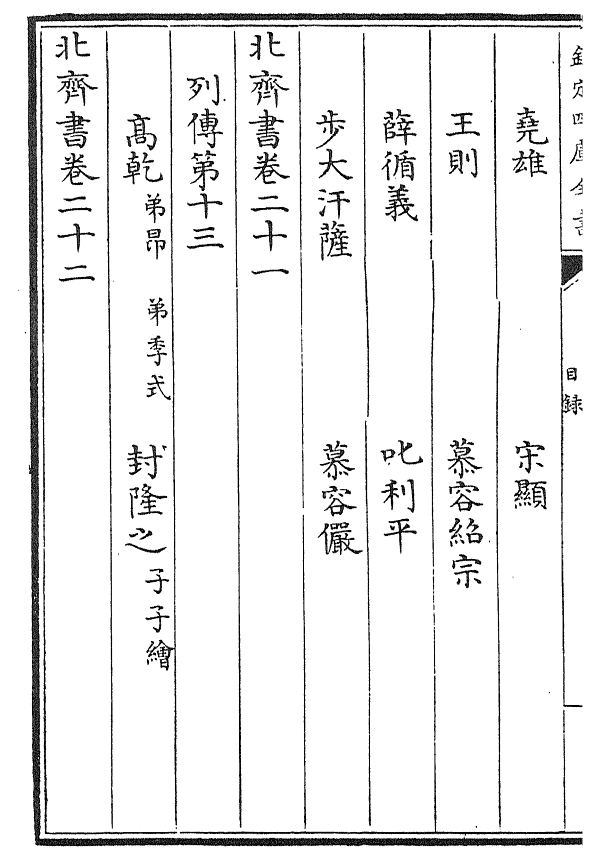
北齊書卷十五





北齊書卷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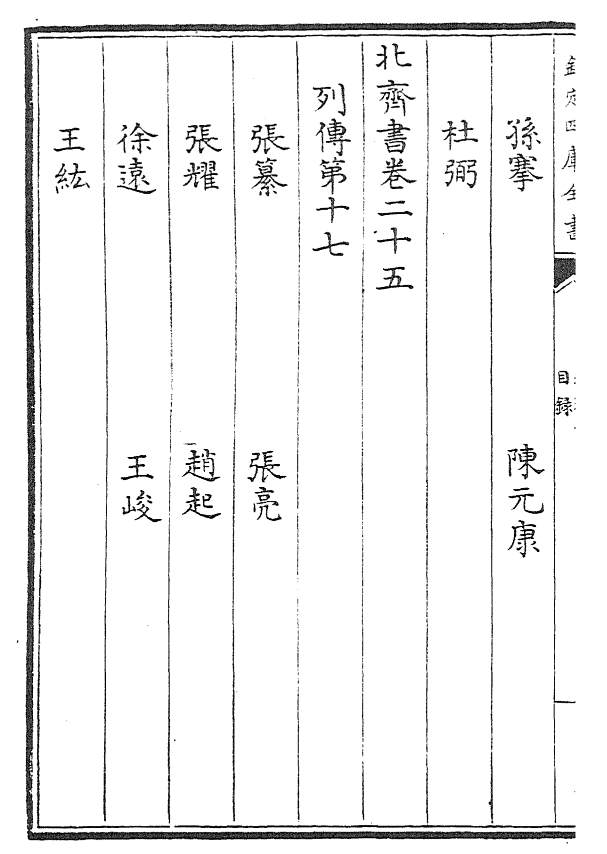
列傳第十二



北齊書卷二十一

列傳第十三

北齊書卷二十二



金祚　韋子粲

北齊書卷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

元坦　元斌

元孝友　元暉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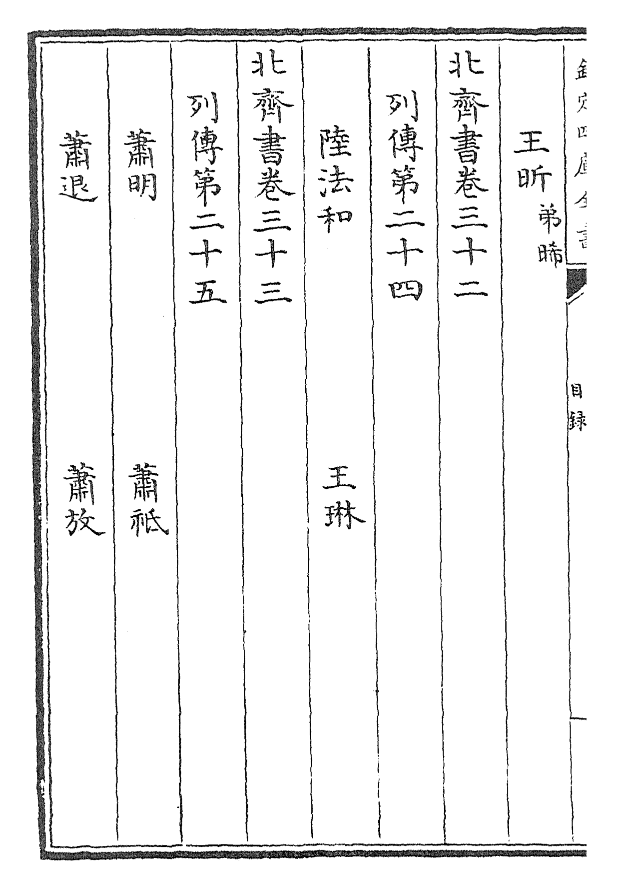
元弼　元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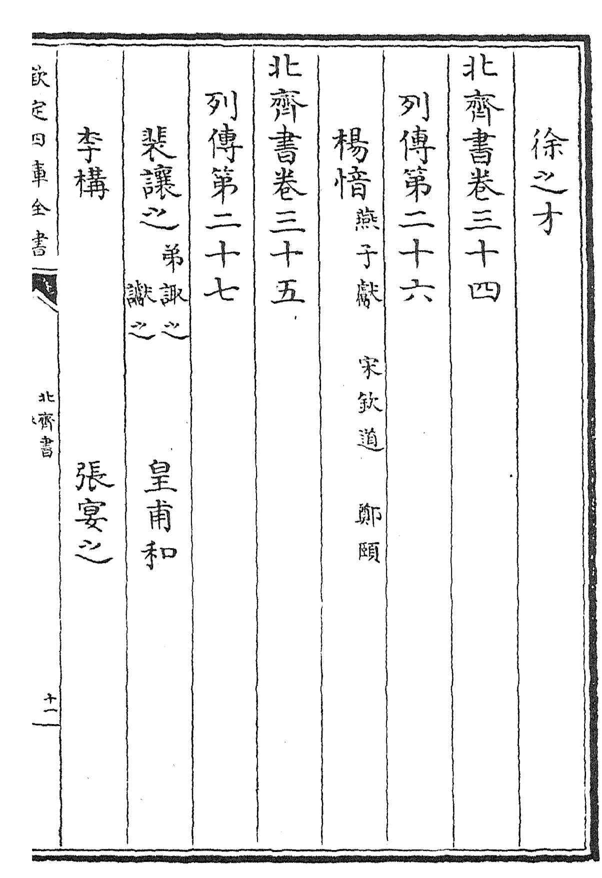
北齊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一

北齊書卷三十
列傳第二十二

北齊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三





徐之才

北齊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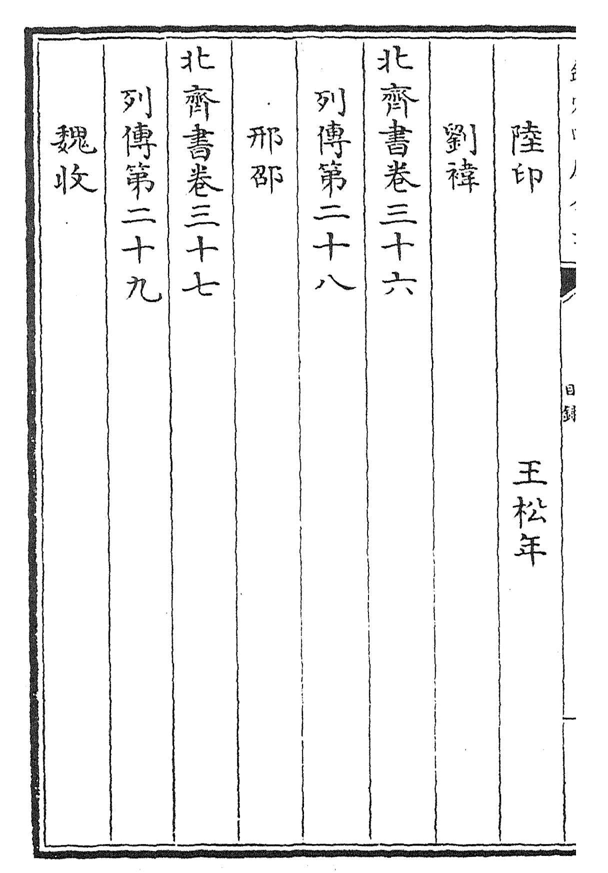
楊愔　燕子獻　宋欽道　鄭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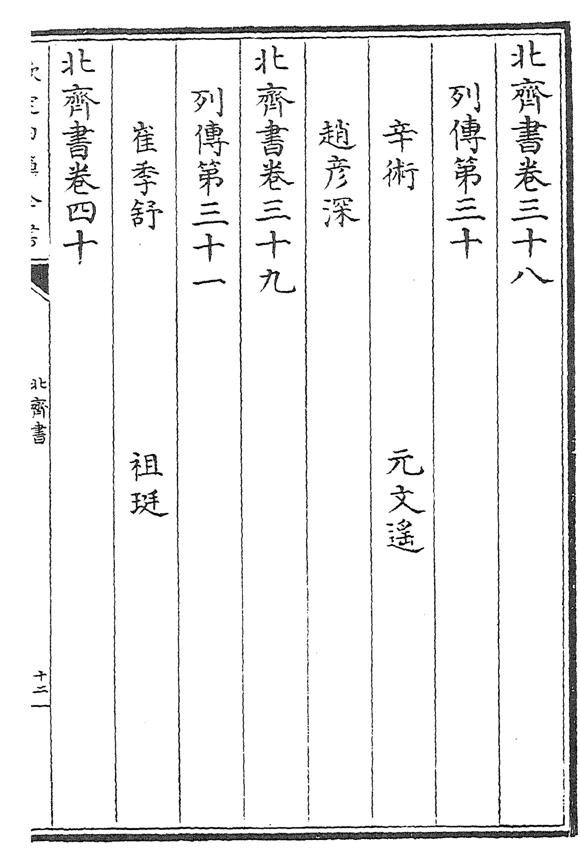
北齊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七

裴讓之　弟諏之　讞之　皇甫和

李構　張宴之





元景安　獨孤永業

傅伏　高保寧

北齊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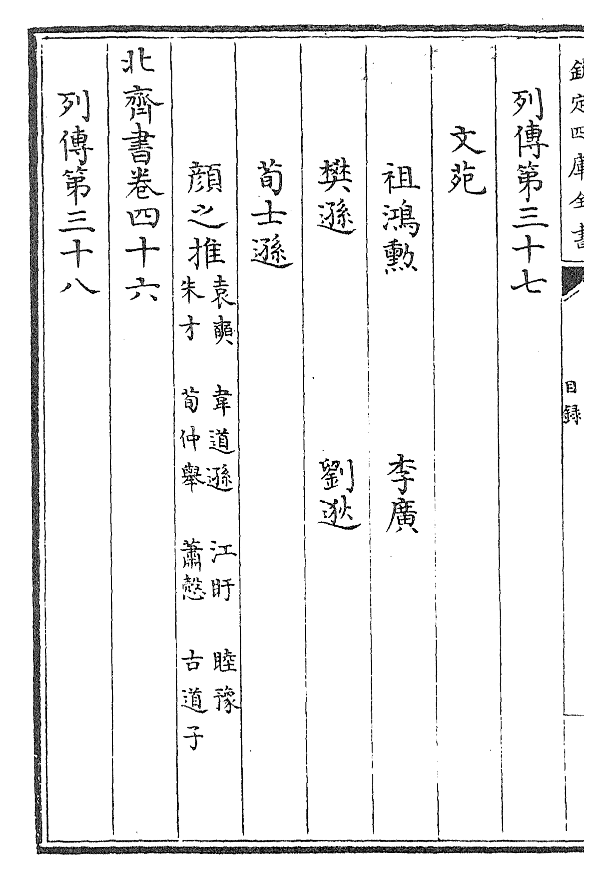
陽斐　盧潛

崔劼　盧叔武

楊休之　袁聿脩

北齊書卷四十三

北齊書卷四十五



北齊書卷四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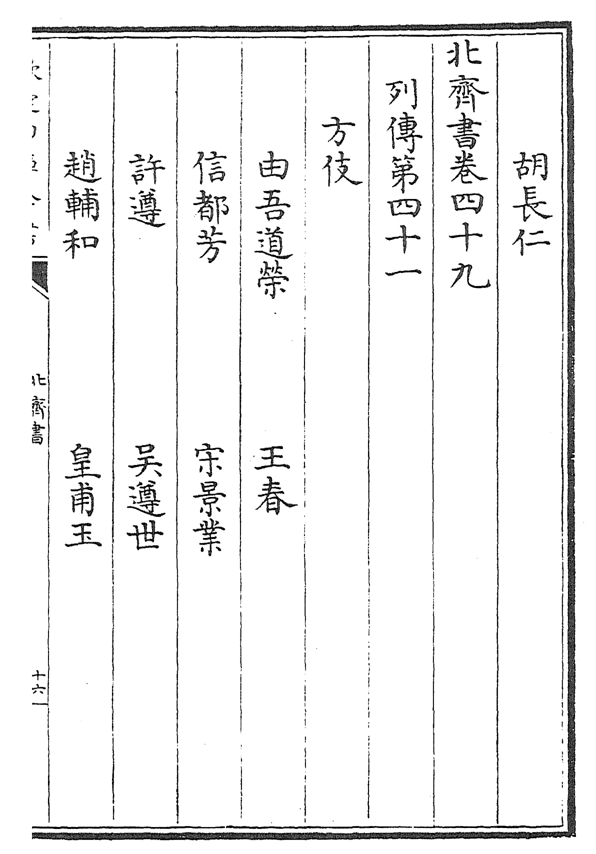
北齊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九

北齊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

外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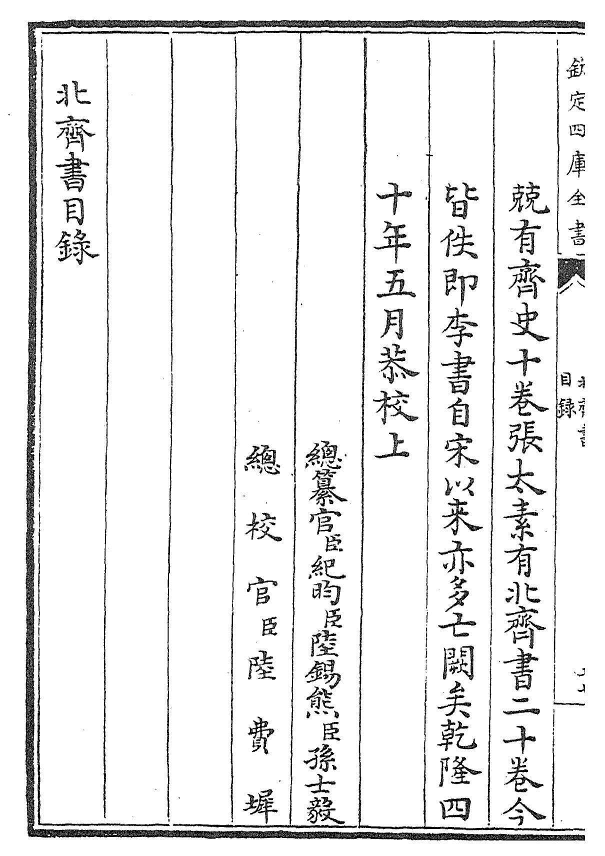
北齊書卷五十

列傳第四十二

恩倖

韓鳳　韓寶業

臣等謹案北齊書五十卷唐李百藥撰百藥父德林與王邵並少仕鄴中多識故事邵乃憑祖孝正陸元規楊休之等記注造編年書號曰齊志而德林復創為紀傳書二十卷至隋開皇中奉詔續撰為三十八篇上之秘府唐貞觀初分脩諸史因詔百藥仍其舊録雜取他書續成之猶姚思廉之於梁陳也後吴



兢有齊史十卷張太素有北齊書二十卷今皆佚即李書自宋以来亦多亡闕矣乾隆四十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北齊書目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五百四十五 史部

北齊書卷一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帝紀第一

神武上

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名歡字賀六渾渤海蓚人也六世祖隱晉玄菟太守隱生慶慶生泰泰生湖三世仕慕容氏及慕容寶敗國亂湖率衆歸魏為右將軍湖生四

子第三子謐仕魏位至侍御史坐法徙居懷朔鎮謐生
皇考樹性通率不事家業住居白道南數有赤光紫氣
之異鄰人以為怪勸徙居以避之皇考曰安知非吉居
之自若及神武生而皇妣韓氏殂養於同産姊壻鎮獄
隊尉景家神武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長而
深沉有大度輕財重士為豪俠所宗目有精光長頭高
顴齒白如玉少有人傑表家貧及聘武明皇后始有馬
得給鎮為隊主鎮將遼西叚長常竒神武貌謂曰君有

康濟才終不徒然使以子孫為託及貴追贈長司空擢其子寧用之神武自隊主轉為函使嘗乘驛過建興雲霧晝晦雷聲隨之半日乃絶若有神應者每行道路往来無風塵之色又嘗夢履衆星而行覺而内喜為函使六年每至洛陽給令史麻祥使祥嘗以肉啗神武神武性不立食坐而進之祥以為慢已笞神武四十及自洛陽還傾產以結客親故怪問之答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若此

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為奔走之友懷朔戶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結劉貴嘗得一白鷹與神武及尉景蔡儁子如賈顯智等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摶輒逸遂至迴澤澤中有茅屋將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兔俱死神武怒以鳴鏑射之狗斃屋中有二人出持神武襟甚急其母兩目盲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出甕中酒烹羊以

飯客因自言善暗相遍捫諸人皆貴而指麾俱由神武
又曰子如歷位顯智不善終飯竟出行數里還更訪之
則本無人居乃向非人也由是諸人益加敬異孝昌元
年柔玄鎮人杜洛周反於上谷神武乃與同志從之醜
其行事私與尉景段榮蔡儁圖之不果而逃為其騎所
追文襄及魏永熙后皆幼武明后於牛上抱負之文襄
屢落牛神武彎弓將射之以決去后呼榮求救賴榮遽
下取之以免遂奔葛榮又亡歸尒朱榮於秀容先是劉

貴事榮盛言神武美至是始得見以憔悴故未之竒也
貴乃為神武更衣復求見焉因隨榮之廐廐有惡馬榮
命翦之神武乃不加羈絆而翦竟不蹄齧已而起曰御
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神武於牀下屏左右而訪時
事神武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為羣將此竟何用也
榮曰但言爾意神武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孽寵
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乗時奮發討鄭儼徐紇而
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語

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後從榮徙據并州
抵揚州邑人龎蒼鷹止團焦中每從外歸主人遥聞行
響動地蒼鷹母數見團焦赤氣赫然屬天又蒼鷹甞夜
欲入有青衣人拔刀叱曰何故觸王言訖不見始以為
異密覘之唯見赤虵蟠牀上乃益驚異因殺牛分肉厚
以相奉蒼鷹母求以神武為義子及得志以其宅為第
號為南宅雖門巷開廣堂宇崇麗其本所住團焦以石
堊塗之留而不毁至文宣時遂為宫既而榮以神武為

親信都督于時魏明帝銜鄭儼徐紇逼靈太后未敢制

私使榮舉兵内向榮以神武為前鋒至上黨明帝又私

詔停之及帝暴崩榮遂入洛因將篡位神武諫恐不聽

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孝莊帝立以定策勳封銅鞮

伯及尒朱榮擊葛榮令神武喻下賊别稱王者七人後

與行臺于暉破羊侃于泰山尋與元天穆破邢杲于濟

南累遷第三鎮人酋長常在榮帳内榮嘗問左右曰一

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尒朱兆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

還堪代我主衆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為其子穿鼻乃以神武為晉州刺史於是大聚歛因劉貴貨榮下要人盡得其意時州庫角無故自鳴神武異之無幾而孝莊誅榮及尒朱兆自晉陽將舉兵赴洛召神武神武使長史孫騰辭以絳蜀汾胡欲反不可委去兆恨焉騰復命神武曰兆舉兵犯上此大賊也吾不能久事之自是始有圖兆計及兆入洛執莊帝以北神武聞之大驚又使孫騰偽賀兆因密覘孝莊所在將劫

以舉義不果乃以書喻之言不宜執天子以受惡名於海内兆不納殺帝而與尒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改元建明封神武為平陽郡公及費也頭紇豆陵步藩入秀容逼晉陽兆徵神武神武將往賀拔焉過兒請緩行以獘之神武乃往逗遛辭以河無橋不得渡步藩軍盛兆敗走初孝莊之誅尒朱榮知其黨必有逆謀乃密敕步藩令襲其後步藩既敗兆等以兵勢日盛兆又請救於神武神武内圖兆復慮步藩後之難除乃與兆悉力破

之藩死深德神武誓為兄弟時世隆度律彦伯共執朝政天光據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為暴天下苦之葛榮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草竊不止兆患之問計於神武神武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素腹心者私使統焉若有犯者直罪其帥則所罪者寡兆曰善誰可行也賀拔允時在坐請神武神武拳毆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

置在王而阿鞠泥敢誣下罔上請殺之兆以神武為誠遂以委焉神武以兆醉恐醒後或致疑貳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有欵軍門者絳巾袍自稱梗楊驛子願廁左右訪之則以力聞常於并州市搤殺人者乃署為親信都督兵士素惡兆而樂神武於是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頻歲霜旱降户掘黄鼠而食之皆面無穀色徒汚人國土請令就食山東待温飽而處分之兆從其議

其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今四方擾擾人懷異望況高公雄略又握大兵將不可為兆曰香火重誓何所慮也紹宗曰親兄弟尚爾難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神武金因譖紹宗與神武舊有隙兆乃禁紹宗而催神武發神武乃自晉陽出滏口路逢尒朱榮妻北鄉長公主自洛陽来馬三百匹盡奪易之兆聞乃釋紹宗而問焉紹宗曰猶掌握中物也於是自追神武至襄垣會漳水暴長橋壞神武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他故

備山東盜耳王受公主言自来賜追今渡河而死不辭此衆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輕馬渡與神武坐幕下陳謝遂授刀引頭使神武斫巳神武大哭曰自天柱薨背賀六渾更何所仰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今旁人搆閒至此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兆投刀於地遂刑白馬而盟誓為兄弟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神武齧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饑馬瘦不可相支若英雄崛起則為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勁捷而兇

狡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又名神武神武將上馬詰之孫騰牽衣乃止兆隅水肆罵馳還晉陽兆心腹念賢領降戶家累別為營神武偽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之以殺其從者從者盡散於是士衆咸悅倍願附從初魏真君内學者奏言上黨有天子氣云在壺關大王山武帝於是南巡以厭當之累石為三封斬其北鳳凰山以毀其形後上黨人居晉陽者號上黨坊神武實居之及是行舍大王山六旬而進將出滏口倍加約束纖毫

之物不聽侵犯將過麥地神武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遂前行屯鄴求糧相州刺史劉誕誕不供有軍營租米神武自取之魏普泰元年二月神武軍次信都高乾封隆之開門以待遂據冀州是月尒朱度律廢元曅而立節閔帝欲羈縻神武三月乃白節閔帝封神武為渤海王徵使入覲神武辭四月癸巳又加授東道大行臺第一鎮人酋長龐蒼鷹自太原來奔神武以為行臺郎尋以為安州刺史神武自

向山東養士繕甲禁侵掠百姓歸心乃詐為書言尒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衆皆愁怨又為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為請留五日如此者再神武親送之郊雪涕執別人皆號慟哭聲動地神武乃喻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為主衆願奉神武神武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百

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為主當與前異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為取笑天下衆皆頓顙死生唯命神武曰若不得已明日椎牛饗士喻以討尒朱之意封隆之進曰千載一時普天幸甚神武曰討賊大順也拯時大業也吾雖不武以死繼之何敢讓焉六月庚子建義於信都尚未顯背尒朱氏及李元忠與高乾平殷州斬尒朱羽生首来謁神武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為殷州刺史是時兵威既振

乃抗表罪狀尒朱氏世隆等祕表不通八月尒朱兆攻陷殷州李元忠來奔孫騰以為朝廷隔絶不權立天子則衆望無所係十月壬寅奉章武王融子渤海太守朗為皇帝年號中興是為廢帝時度律仲遠軍次洛陽尒朱兆會之神武用竇泰策縱反間度律仲遠不戰而還神武乃敗兆於廣阿十一月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神武起土山為地道往建大柱一時焚之城陷入地麻祥時為湯陰令神武呼之曰麻都祥慙而逃永熙

元年正月壬午拔鄴城據之廢帝進神武大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是時青州建義大都督崔靈珍大都督耿翔皆遣使歸附行汾州軍事劉貴棄城來降閏三月尒朱天光自長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同會鄴衆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節閔以長孫承業為大行臺總督焉神武令封隆之守鄴自出頓紫陌時馬不滿二千步兵不至三萬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為圓陣連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有死志四面赴擊之尒朱

兆責神武以背己神武曰本戮力者共輔王室今帝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讎耳神武曰我昔日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乃合戰大敗之尒朱兆對慕容紹宗叩心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將輕走紹宗反旗鳴角收聚散卒成軍容而西上高季式以七騎追奔度野馬崗與兆遇高昂望之不見哭曰喪吾弟矣夜久季式還血滿袖斛斯椿倍道先據河橋初普泰元年十月歲星熒

惑鎮星太白聚於觜參色甚明太史占云當有王者興是時神武起於信都至是而破兆等四月斛斯椿執天光度律送洛陽長孫承業遣都督賈顯智張歡入洛陽執世隆彦伯斬之兆奔并州仲遠奔梁州遂死焉時凶蠹既除朝廷慶悅初未戰之前月章武人張紹夜中忽被數騎將踰城至一大將軍前敕紹為軍導向鄴云佐受命者除殘賊紹迴視之兵不測整疾無聲將至鄴乃放焉及戰之日尒朱氏軍人見陣外士馬四合盖神助

也既而神武至洛陽廢節閔及中興主而立孝武孝武既即位授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增封并前十五萬戶神武辭天柱減戶五萬壬辰還鄴魏帝餞於乾脯山執手而別七月壬寅神武帥師北伐尒朱兆封隆之言侍中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往事尒朱普皆反噬今在京師寵任必搆禍隙神武深以為然乃歸天光度律於京師斬之遂自滏口入尒朱兆大掠晉陽北保秀容并州平神武以晉陽四塞乃建大

丞相府而定居焉尒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入寇抄神武揚聲討之師出止者數四兆意怠神武揣其歲首當宴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武以大軍繼之二年正月竇泰奄至尒朱兆庭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軍驚走追破之於赤洪嶺兆自縊神武親臨厚葬之慕容紹宗以尒朱榮妻子及餘衆自保焉突城降神武以義故待之甚厚神武之入洛也尒朱仲遠部下都督橋寧張子期自滑臺歸命神武以其助亂

且數反覆皆斬之斛斯椿由是內不自安乃與南陽王寶炬及武衛將軍元毗魏光祿王思政構神武於魏帝舍人元士弼又奏神武受敕大不敬故魏帝心貳於賀拔岳初孝明之時洛下以兩拔相擊謠言曰銅拔打鐵拔元家世將末好事者以二拔謂拓拔賀拔言俱將衰敗之兆時司空高乾密啓神武言魏帝之貳神武封呈魏帝殺之又遣東徐州刺史潘紹業密敕長樂太守龐蒼鷹令殺其弟昂昂先聞其兄死以稍刺柱伏壯士執

紹業於路得敕書於袍領来奔神武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遽使以白武幡勞其家屬時乾次弟慎在光州為政嚴猛又縱部下取納魏帝使代之慎聞難將奔梁其屬曰公家勳重必不兄弟相及乃弊衣推鹿車歸渤海逢使者亦来奔於是魏帝與神武隙矣阿至羅虜正光以前常稱藩自魏朝多事皆叛神武遣使招納便附款先是詔以寇賊平罷行臺至是以殊俗歸降復授神武大行臺隨機處分神武常賚其粟帛議者以為徒

費無益神武不從撫慰如初其酋帥吐陳等感恩皆從指麾救曹泥取万俟受洛干大收其用河西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居河池恃險擁衆神武遣長史侯景屢招不從

北齊書卷一

北齊書卷一考證

高祖神武皇帝紀上謚生皇考樹○魏書及北史俱作樹生 臣荃按本書杜弼傳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須取署子炎讀署為樹高祖大怒曰小人多不知避人家諱杖之於前弼進曰禮二名不偏諱孔子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子炎之罪宜或可恕惟名樹生故云二名若名樹非二名矣但諸本皆作樹故仍之

閏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為羣○監本谷訛各從南監本

改臣範按史記谷量牛馬本書婁昭傳内有牛馬以谷量語

終當為其子穿鼻。通鑑無子字

以兵勢日盛。一本無以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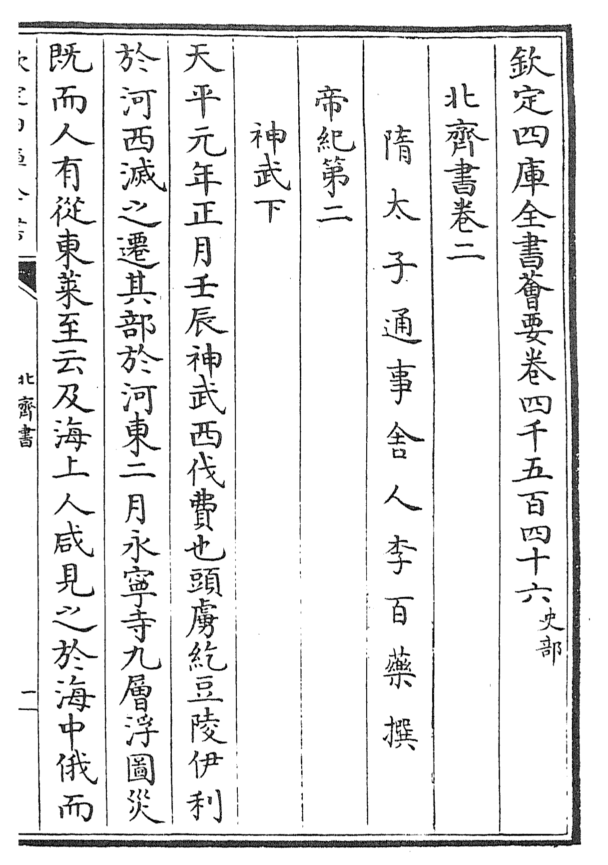
初魏真君内學者。一本君下有中字臣荃按真君魏世祖年號内學謂圖讖之學也見後漢書方伎傳注

時度律仲遠軍次洛陽。北史洛作晉

為地道往建大柱一時焚之。通鑑作為地道施柱而

焚之城陷

北齊書卷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五百四十六 史部

北齊書卷二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 撰

帝紀第二

神武下

天平元年正月壬辰神武西伐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於河西滅之遷其部於河東二月永寧寺九層浮圖災既而人有從東莱至云及海上人咸見之於海中俄而

霧起乃滅說者以為天意若曰永寧見災魏不寧矣飛入東海渤海應矣魏帝既有異圖時侍中封隆之與孫騰私言隆之喪妻魏帝欲妻以妹騰亦未之信心害隆之泄其言於斛斯椿椿以白魏帝又孫騰帶仗入省擅殺御史並亡來奔稱魏帝撾舍人梁續於前光祿少卿元子幹攘臂擊之謂騰曰語爾高王元家兒拳正如此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魏帝於是以斛斯椿兼領軍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鷙在徐州神武使

邸珍奪其管籥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儁皆神武同義魏帝忌之故省建州以去賢使御史中尉綦儁察儁罪以開府賈顯智為濟州儁拒之魏帝逾怒五月下詔云將征句吳發河南諸州兵增宿衛守河橋六月丁巳魏帝密詔神武曰宇文黑獺自平破秦隴多求非分脫有變詐事資經略但表啓未全背戾進討事涉怱怱遂名羣臣議其可否僉言假稱南伐内外戒嚴一則防黑獺不虞二則可威吳楚時魏帝將伐神武神武部署

將帥慮疑故有此詔神武乃表曰荆州綰接蠻右密邇
畿服關隴恃遠將有逆圖臣今潛勒兵馬三萬擬從河
東而渡又遣恒州刺史厙狄干瀛州刺史郭瓊汾州刺
史斛律金前武衛將軍彭樂擬兵四萬從其来違津渡
遣領軍將軍婁昭相州刺史竇泰前瀛州刺史堯雄并
州刺史高隆之擬兵五萬以討荆州遣冀州刺史尉景
前冀州刺史高敖曹濟州刺史蔡儁前侍中封隆之擬
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征江左皆約所部伏聽處分

魏帝知覺其變乃出神武表命羣官議之欲止神武諸
軍神武乃集在州僚佐令其博議還以表聞仍以信誓
自明忠欵曰臣為嬖佞所間陛下一旦賜疑今猖狂之
罪尒朱時討臣若不盡誠竭節敢負陛下則使身受天
殃子孫殄絶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
人願斟量廢出辛未帝復録在京文武議意以答神武
使舍人温子昇草勑子昇逡廵未敢作帝據胡牀拔劒
作色子昇乃為勑曰前持心血遠以示王深冀彼此共

相體悉而不良之徒坐生間貳近孫騰倉卒向彼致使
聞者疑有異謀故遣御史中尉綦儁具申朕懷今得王
啓言誓懇惻反覆思之猶所未解以朕眇身遇王武略
不勞尺刃坐為天子所為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
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皇天
后土實聞此言近慮宇文為亂賀拔勝應之故纂嚴欲
與王俱為聲援宇文今日使者相望觀其所為更無異
迹賀拔在南開拓邊境為國立功念無可責君若欲分

討何以為辭東南不賔為日已久先朝已來置之度外今天下戸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既闇昧不知佞人是誰可列其姓名令朕知也如聞厙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為主王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間勲人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背叛今年孫騰逃走不罪不送誰不怪王騰既為禍始曾無愧懼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啓圖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

南度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守誠不貳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脫信邪棄義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為他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為王殺幽辱虀粉了無遺恨何者王既以德見推以義見舉一朝背德舍義便是過有所歸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疎到此古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

我泣而道之朕旣親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筆拊膺不覺
歔欷初神武自京師將北以爲洛陽久經喪亂王氣衰
盡雖有山河之固土地褊狹不如鄴請遷都魏帝曰高
祖定鼎河洛爲永永之基經營制度至世宗乃畢王旣
功在社稷宜遵太和舊事神武奉詔至是復謀焉遣三
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於白溝虜船不聽向洛
諸州和糴粟運入鄴城魏帝又勑神武曰王若厭伏人
情杜絶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之

粟追濟州之軍令蔡儔受代使邸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貺須糧廩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終不舉足渡河以干戈相指王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無武欲止不能必為社稷宗廟出萬死之策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為山止簣相為惜之魏帝時以任祥為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祥棄官走至河北據郡待神武魏帝乃勑文武官北來者任去留下詔罪狀神武為北伐經營神武亦勒馬宣告曰孫

遇尒朱擅權舉大義於西海奉戴主上義貫幽明横為
斛斯椿讒構以誠節為逆首昔趙鞅興晉陽之甲誅君
側惡人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昂為前鋒曰若用司
空言豈有今日之舉司馬子如荅神武曰本欲立小者
正為此耳魏帝徴兵闗右召賀拔勝赴行在所遣大行
臺長孫承業大都督頴川王斌之斛斯椿共鎮武牢汝
陽王暹鎮石濟行臺長孫子彦帥前恒農太守元洪略
鎮陜賈顯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元壽伐蔡儁神武使竇

泰與左廂大都督莫多婁貸文逆顯智韓賢逆暹元壽軍降泰貸文與顯智遇於長壽津顯智陰約降引軍退軍司元玄覺之馳還請益師魏帝遣大都督侯幾紹赴之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死之七月魏帝躬率大衆也河橋神武至河北十餘里再遣口申誠款魏帝不報神武乃引軍渡河魏帝問計於羣臣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未決而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不睦斌之棄椿徑還紿帝云神武兵至即

日魏帝遜於長安己酉神武入洛陽停於永寧寺八月甲寅召集百官謂曰為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隨緩則耽寵爭榮急便逃竄臣節安在遂收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尚書左僕射辛雄兼吏部尚書崔孝芬都官尚書劉廞兼度支尚書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並殺之誅其貳也士弼籍沒家口神武以萬機不可曠廢乃與百僚議以清河王亶為大司馬居尚書下舍而承制決事焉王稱警蹕神武醜之神武尋至恒

農遂西剋潼關執毛洪賓進軍長城龍門都督薛崇禮降神武退舍河東命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督厙狄溫守封陵於蒲津西岸築城守華州以薛紹宗為刺史高昂行豫州事神武自發晉陽至此凡四十啓魏帝皆不答九月庚寅神武還於洛陽乃遣僧道榮奉表關中又不答乃集百僚四門耆老議所推立以為自孝昌喪亂國統中絶神主靡依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為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議

立清河王世子善見議定白清河王王曰天子無父苟使兒立不惜餘生乃立之是爲孝靜帝魏於是始分爲二神武以孝武既西恐逼崤陝洛陽復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乃議遷鄴護軍祖榮贊焉詔下三日車駕便發戶四十萬狼狽就道神武留洛陽部分事畢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相府先是童謠曰可憐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子好事者竊言雀子謂魏帝清河王子鸚鵡謂神武也初

孝昌中山胡劉蠡升自稱天子年號神嘉居雲陽谷西土歲被其寇謂之胡荒二年正月西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擁衆内屬神武迎納之壬戌神武襲擊劉蠡升大破之已巳魏帝褒詔以神武為相國假黄鉞劒履上殿入朝不趨神武固辭三月神武欲以女妻蠡升太子候其不設備辛酉潛師襲之其北部王斬蠡升首以送其衆復立其子南海王神武進擊之又獲南海王及其弟西海王北海王皇后公卿已下四百餘人胡魏五萬

戸壬申神武朝于鄴四月神武請給遷人廪各有差九月甲寅神武以州郡縣官多垂法請出使問人疾苦三年正月甲子神武帥厙狄干等萬騎襲西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矟為梯夜入其城禽其刺史費也頭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以鎮守遷其部落五千戸以歸西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壻涼州刺史劉豐遣使請内屬周文圍泥水灌其城不没者四尺神武命阿至羅發騎三萬徑度靈州繞出西軍後獲馬五十

匹西師乃退神武率騎迎泥豐生拔其遺戶五千以歸復泥官爵魏帝詔加神武九錫固讓乃止二月神武令阿至羅逼西魏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撥神武以衆應之三月甲午普撥與其子太宰受洛干幽州刺史叱干寶樂右衛將軍破六韓常及督將三百餘人擁部來降八月丁亥神武請均斗尺班於天下九月辛亥汾州胡王迢觸曹貳龍聚衆反署立百官年號平都神武討平之十二月丁丑神武自晉陽西討遣兼僕射行臺汝

陽王暹司徒高昂等趣上洛大都督竇泰入自潼關四
年正月癸丑竇泰軍敗自殺神武次蒲津以氷薄不得
赴救乃班師高昂攻剋上洛四月乙酉神武以并肆汾
建晉東雍南汾秦陝九州霜旱人饑流散請所在開倉
賑給六月壬申神武如天池獲瑞石隱起成文曰六王
三川十一月壬辰神武西討自蒲津濟衆二十萬周文
軍於沙苑神武以地阨少却西人鼓譟而進軍大亂棄
器甲十有八萬神武跨槖駝侯船以歸元象元年三月

辛酉神武固請解丞相魏帝許之四月庚寅神武朝于鄴壬辰還晉陽請開酒禁并賑恤宿衛武官七月壬午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圍西魏將獨孤信於金墉西魏帝及周文並来赴救大都督厙狄干帥諸將前驅神武總衆繼進八月辛卯戰於河陰大破西魏軍俘獲數萬司徒高昂大都督李猛宗顯死之西師之敗獨孤信先入關周文留其都督長孫子彦守金墉遂燒營以遁神武遣兵追奔至崤不及而還初神武知西師来侵自晉陽

帥衆馳赴至孟津未濟而軍有勝負既而神武渡河子彦亦棄城走神武遂毀金墉而還十一月庚午神武朝於京師十二月壬辰還晉陽興和元年七月丁丑魏帝進神武為相國録尚書事固讓乃止十一月乙丑神武以新宫成朝於鄴魏帝與神武讌射神武降階稱賀又辭渤海王及都督中外諸軍事詔不許十二月戊戌神武還晉陽二年十二月阿至羅别部遣使請降神武帥衆迎之出武州塞不見大獵而還三年五月神武巡北

境使使與蠕蠕通和四年五月辛巳神武朝鄴請令百
官每月面敷政事明揚側陋納諫屏邪親理獄訟褒黜
勤怠牧守有愆節級相坐椒掖之內進御以序後園鷹
犬悉皆棄之六月甲辰神武還晉陽九月神武西征十
月己亥圍西魏儀同三司王思政於玉壁城欲以致敵
西師不敢出十二月癸未神武以大雪士卒多死乃班
師武定元年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慎據武牢西叛
三月壬辰周文率衆援高慎圍河橋南城戊申神武大

敗之於芒山擒西魏督將已下四百餘人俘斬六萬計是時軍士有盜殺驢者軍令應死神武弗殺將至并州決之明日復戰奔西軍告神武所在西師盡銳來攻衆潰神武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神武與蒼頭馮文洛扶上俱走從者步騎六七人追騎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去矣興慶腰邊百箭足殺百人神武勉之曰事濟以爾為懷州若死則用爾子興慶曰兒小願用兄許之興慶鬬矢盡而死西魏太師賀拔勝以十三騎逐神武

河州刺史劉洪徽射中其二勝稍將中神武段孝先橫射勝馬殪遂免豫洛二州平神武使劉豐追奔拓地至弘農而還七月神武貽周文書責以殺孝武之罪八月辛未魏帝詔神武為相國錄尚書事大行臺餘如故固辭乃止是月神武命於肆州北山築城西自馬陵戍東至土隥四十日罷十二月已卯神武朝京師庚辰還晉陽二年三月癸巳神武巡行冀定二州因朝京師以冬春亢旱請蠲懸責賑窮乏宥死罪以下又請授老人板

職各有差四月景辰神武還晉陽十一月神武討山胡破平之俘獲一萬餘户口分配諸州三年正月甲午開府儀同三司尒朱文暢開府司馬任冑都督鄭仲禮中府主簿李世林前開府參軍房子遠等謀賊神武因十五日夜打簇懐刃而入其黨薛季孝以告並伏誅丁未神武請於并州置晉陽宫以處配口三月乙未神武朝鄴景午還晉陽十月丁夘神武上言幽安定三州北接奚蠕蠕請於險要脩立城戍以防之躬自臨履莫不嚴

固乙未神武請釋芒山俘桎梏配以民間寡婦四年八月癸巳神武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殿中將軍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氣為客不利主人則可兵果行傷大將軍神武不從自東西魏構兵鄴下每先有黄黒螘陣鬬占者以為黄者東魏戎衣色黒者西魏戎衣色人間以此候勝負是時黄螘盡死九月神武圍玉壁以挑西師不敢應西魏晉州刺史韋孝寛守玉壁城中出鐵面神武使元盜射之每中其目用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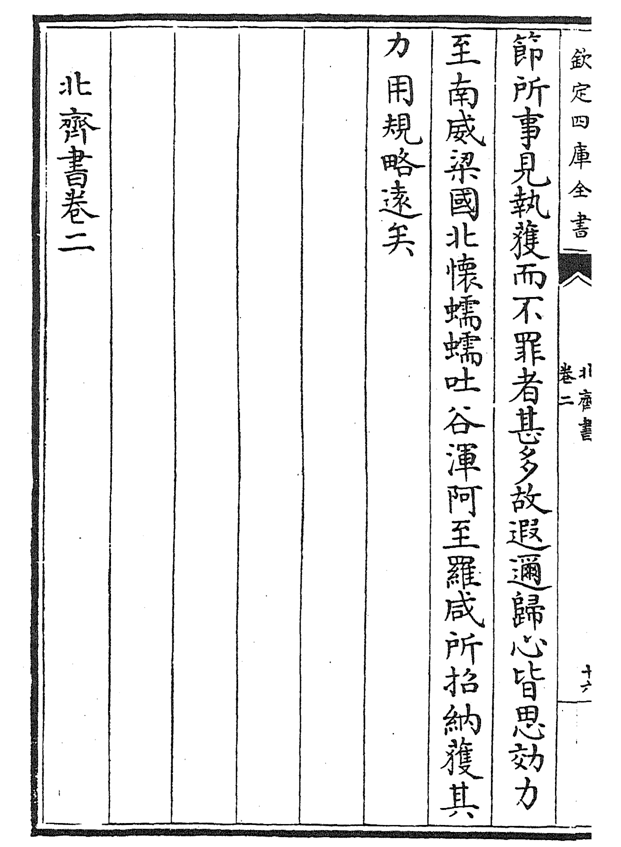
業興孤虛術萃其北北天險也乃起土山鑿十道又於東面鑿二十一道以攻之城中無水汲於汾神武使移汾一夜而畢孝寬奪據土山頓軍五旬城不拔死者七萬人聚為一冢有星墜於神武營衆驢並鳴士皆讋懼神武有疾十一月庚子輿疾班師庚戌遣太原公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至晉陽有惡鳥集亭樹世子使斛律光射殺之己卯神武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事魏帝優詔許焉是時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聞之乃勉坐

見諸貴使斛律金作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侯景素輕世子嘗謂司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異王無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至是世子為神武書召景景先與神武約得書書背微點乃來書至無點景不至又聞神武疾遂擁兵自固神武謂世子曰我雖疾爾面更有餘憂色何也世子未對又問曰豈非憂侯景叛耶曰然神武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志顧我能蓄養豈為汝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

遽發哀厙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勅勒老公並性遒直終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賀拔焉過兒樸實無罪過潘相樂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當得其力韓軌少戇宜寬借之彭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少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汝宜深加殊禮委以經略五年正月朔日蝕神武曰日蝕其為我耶死亦何恨景午陳啓於魏帝是日崩於晉陽時年五十二祕不發喪六月壬午魏帝於東堂舉

哀三日制緦衰詔凶禮依漢大將軍霍光東平王蒼故事贈假黃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齊王璽紱轀輬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輕車介士兼備九錫殊禮謚獻武王八月甲申葬於鄴西北漳水之西魏帝臨送於紫陌天保初追崇為獻武帝廟號太祖陵曰義平天統元年改謚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神武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至於軍國大畧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有預之統馭軍衆法令嚴

肅臨敵制勝策出無方聽斷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護勳舊性周給每有文教常殷勤欵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擢人授任在於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拔於厮養有虛聲無實者稀見任用諸將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畫多致奔亡雅尚儉素刀劒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居家如官仁恕受士始范陽盧景裕以明經稱魯郡韓毅以工書顯咸以謀逆見擒並蒙恩宥置之第館教授諸子其文武之士盡



節所事見執獲而不罪者甚多故遐邇歸心皆思効力至南威梁國北懷蠕蠕吐谷渾阿至羅咸所招納獲其力用規略遠矣

北齊書卷二

北齊書卷二考證

高祖神武皇帝紀下追濟州之軍○監本濟訛齊臣銓按上文有益河東及濟州兵于白溝則齊乃濟字之譌從北史改

居尚書下舍○臣範按魏書作居尚書省北史與本書同

護軍祖榮贊焉○北史榮作瑩

西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婿涼州刺史劉豐遣使請內

屬。臣範按劉豐字豐生此云劉豐後多云劉豐生當由李氏刋削未盡者劉知幾史通謂百藥齊書例云人有本字行者今並書其名依檢如高慎斛律光之徒仍謂之斛律明月此原本舛異非刋本之譌

十一月壬辰。臣範按通鑑考異魏帝紀十月壬辰敗于沙苑推長歷十月壬辰朔北齊紀十一月誤也

棄器甲十有八萬神武跨橐駝候船以歸。臣範按通鑑棄字上有喪甲士八萬人

高慎據武牢西叛。臣範按高慎之叛釁由高澄崔暹

北齊紀傳俱不及北史詳之

三年。臣範按通鑑大同七年高歡命諸州濵河及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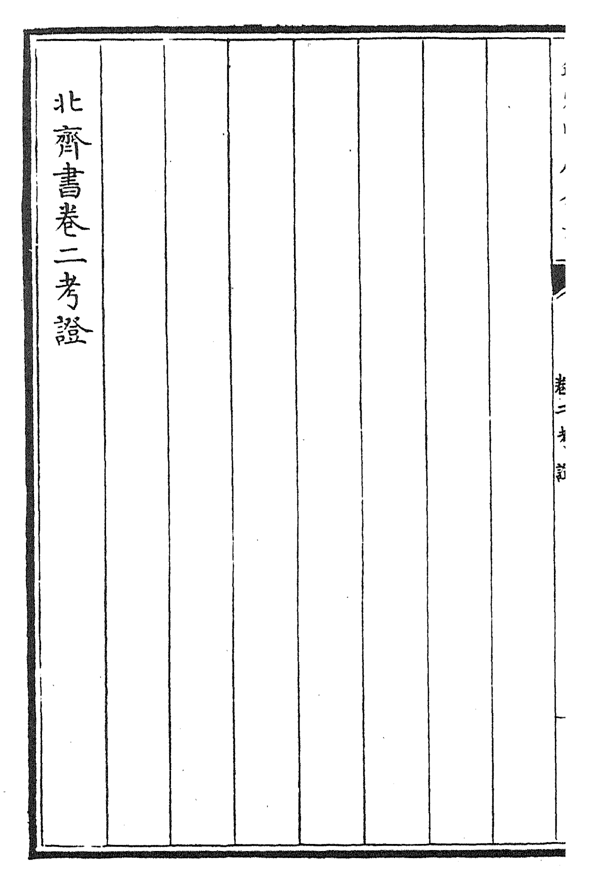
梁置倉積穀大同七年乃興和三年也本書及北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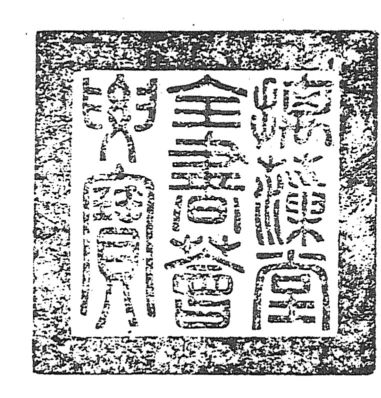
俱不載見隋志

潘相樂。臣範按潘樂字相貴本書及北史通鑑多稱

相樂未審

至南威梁國。北史威作和


北齊書卷二考證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王文明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齊書卷三四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球



北齊書卷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帝紀第三

文襄

世宗文襄皇帝諱澄字子惠神武長子也母曰婁太后生而岐嶷神武異之魏中興元年立為渤海王世子就杜詢講學敏悟過人詢甚歎服二年加侍中開府儀同

三司尚孝靜帝妹馮翊長公主時年十二神情儁爽使若成人神武試問以時事得失辯析無不中理自是軍國籌策皆預之天平元年加使持節尚書令大行臺并州刺史三年入輔朝政加領軍左右京畿大都督時人雖聞器識猶以少年期之而機畧嚴明事無凝滯於是朝野振肅元象元年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年勞為制文襄乃釐改前式銓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於才名之士咸被薦擢

假有未居顯位者皆致之門下以為賓客每山園游燕必見招携執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為娛適興和二年加大將軍領中書監仍攝吏部尚書自正光已後天下多事在任羣官廉絜者寡文襄乃奏吏部郎崔暹為御史中尉糾劾權豪無所縱捨於是風俗更始私枉路絶乃牓於街衢具論經國政術仍開直言之路有論事上書苦言切至者皆優容之武定四年十一月神武西討不豫班師文襄馳赴軍所侍衞還晉陽五年正月景午

神武崩祕不發喪辛亥司徒侯景據河南反頴州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暴顯等遣司空韓軌率衆討之夏四月壬申文襄朝於鄴六月己巳韓軌等自頴州班師丁丑文襄還晉陽乃發喪告喻文武陳神武遺志七月戊戌魏帝詔以文襄為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大行臺渤海王文襄啓辭位願停王爵壬寅魏帝詔太原公洋攝理軍國遣中使敦喻八月戊辰文襄

啓申神武遺令請減國邑分封將督各有差辛未朝鄴固辭丞相魏帝詔曰旣朝野攸憑安危所繫不得令遂本懷須有權奪可復前大將軍餘如故議者咸云侯景猶有北望之心但信命不至耳又景將蔡遵道北歸稱景有悔過之心王以為信然謂可誘而致乃遺景書曰先王與司徒契闊夷險孤子相依偏所眷屬義貫終始情存歲寒待為國士者乃立漆身之節饋以一餐者便致扶輪之効況其重於此乎常以故舊之義欲將子孫

相託方為秦晉之匹共成劉范之親况聞負杖行歌便以狼顧反噬不蹈忠臣之路便陷叛人之地力不足以自彊勢不足以自保率烏合之衆為累卵之危西取救於宇文南請援於蕭氏以狐疑之心為首鼠之事入秦則秦人不容歸吳則吳人不信當是不逞之人曲為無端之說遂懷市虎之疑乃致投杼之惑比來舉止事已可見人相疑誤想自覺知闔門大小悉在司寇意謂李氏未滅猶言少卿可反孫子無狀招禍丁天酷罰但禮

由權奪志在忘私聊遣偏裨前驅致討南兖揚州應時尅復即欲乘機席卷縣瓠屬以炎暑欲爲後圖且令還師待時更舉今寒膠向折白露將團方憑國靈恭行天罰器械精新士馬彊盛內外感恩上下勠力三令五申可赴湯火使旗鼓相望埃塵相接勢如沃雪事等注熒夫明者去危就安智者轉禍爲福寧人負我不我負人當開從善之塗使有改迷之路若能卷甲來朝垂櫜還闕者即當授豫州必使終君身世所部文武更不追攝

進得保其祿位退則不喪功名今王思政等皆孤軍偏將遠來深入然其性命在君掌握脫能刺之想有餘力即相加授永保疆埸君門眷屬可以無恙寵妻愛子亦送相還仍為通家共成親好君今不能東封函谷南面稱孤受制於人威名頓盡得地不欲自守聚衆不以為彊空使身有背叛之名家有惡逆之禍覆宗絶嗣自貽伊戚戴天履地能無愧乎孤子今日不應遣此但見蔡遵道云司徒本無西歸之心深有悔過之意未知此語

為虛為實吉凶之理想自圖之景報書曰僕鄉一布衣本乖藝用出身為國綿歷一紀犯危履難豈避風霜遂得富貴當年榮華身世一旦舉旗旆援鼓枹北面相抗者何哉實以畏懼危亡恐招禍害故耳往年之暮尊王遘疾神不祐善祈禱莫瘳遂使嬖倖弄權心腹離貳妻子在宅無事見圖及迴歸長社希自陳狀簡書未遣斧鉞已臨旣旌旗相對咫尺不遠飛書每奏冀申鄙情而羣帥恃雄那然弗顧運戟推鋒專欲屠滅掘圍堰水僅

存三版舉目相看命縣漏刻不忍死亡出戰城下拘秦
送地豈樂為之禽獸惡死人倫好生僕實不辜桓莊何
罪且尊王平昔見與比肩勠力同心共奬帝室雖復權
勢參差寒暑小異丞相司徒鴈行而已福禄官榮自是
天爵勞而後授理不相干欲求吞炭何其謬也然竊人
之財猶謂之盜禄去公室抑謂不取今魏德雖衰天命
未改拜恩私第何足關言賜嗤不能東封函谷受制於
人當似教僕賢叅仲而哀季氏無主之國在禮未聞動

而不法將何以訓竊以分財養幼事歸令終舍宅存孤誰云隙末復言僕衆不足以自彊身危如累卵然億兆夷人卒降十亂紂之百克終自無後潁川之戰即是殷監輕重由人非鼎在德苟能忠信雖弱必彊殷憂啓聖處危何苦況今梁道邕熙招携以禮被我虎文縻之好爵方欲苑五岳而池四海掃氛穢以拯黎元東羈甌越西道汧隴吳越悍勁帶甲千羣秦兵冀馬控弦十萬大風一振枯幹必摧凝霜暫落秋帶自殞此而為弱誰足

稱雄又見誣兩端受疑二國斟酌物情一何太甚昔陳平背楚歸漢則彊百里出虞入秦斯霸蓋昏明由主用舍在人奉禮而行神其吐邪書稱士馬精新赳日齊舉誇張形勢必欲相滅切以寒膠白露節候乃同秋風揚塵馬首何異徒知北方之力爭未識西南之合從苟欲狗意於前塗不覺坑穽在其側去危就安今歸正朔轉禍為福已脫網羅彼當嗤僕之過迷此亦笑君之晦昧今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虎齊奮赳復中原荆襄廣頳已

屬關右項城縣瓠亦奉江南幸自取之何勞見援然權
變非一理有萬塗為君計者莫若割地兩和三分鼎峙
燕衛趙晉足相俸禄齊曹宋魯悉歸大梁使僕得輸力
南朝北敦姻好束帛自行戎車不駕僕立當世之功君
卒父禰之業各保疆壘聽享歲時百姓乂寧四人安堵
孰若驅農夫於壟畝抗勍敵於三方避干戈於首尾當
鋒鏑於心腹縱太公為將不能獲存歸之高明何以克
濟來書曰妻子老幼悉在司寇以此見要庶其可反當

是見疑禍心未識大趣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囚
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
不能殺之無損復加阬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遵道所
說頗亦非虛故重陳辭更論款曲昔與盟主事等琴瑟
讒人間之翻為讐敵撫弦搦矢不覺傷懷裂帛還書其
何能述王尋覽書問誰為作或曰其行臺郎王偉王曰
偉才如此何因不使我知王欲間景於梁又與景書而
謬其辭云本使景陽叛欲與圖西西人知之故景更與

圖南為事漏其書於梁梁人亦不之信壬申東魏主與王獵於鄴東馳逐如飛監衛都督烏那羅受工伐從後呼曰天子莫走馬大將軍怒王嘗侍飲舉大觴曰臣澄勸陛下酒東魏主不悅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如此生王怒曰朕朕狗脚朕使崔季舒毆之三拳奮衣而出尋遣季舒入謝東魏主賜季舒綵季舒未敢即受啓之於王王使取一段東魏主以四百匹與之曰亦一段耳東魏主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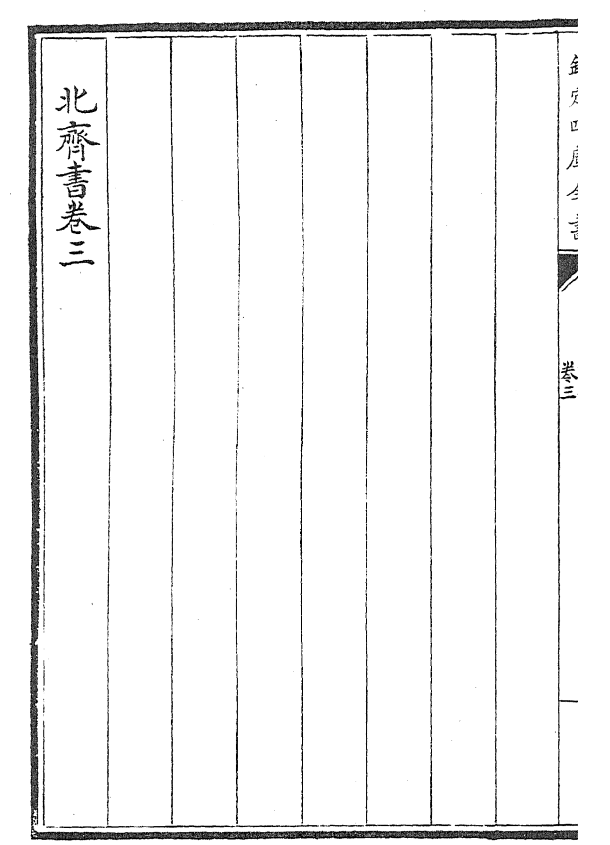
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因流涕三月辛亥
王南臨黎陽濟於虎牢自洛陽從太行而反晉陽於路
遺書百僚以相戒勵朝野承風莫不震肅又令朝臣牧
宰各舉賢良及驍武膽畧堪守邊城務得其才不拘職
業六月王廵北邊城戍賑賜有差七月王還晉陽辛卯
王遇盜而殂時年二十九葬於峻成陵齊受禪追謚為
文襄皇帝廟號世宗時有童謡曰百尺高竿摧折水底
燃燈燈滅識者以為王將殂之兆也數日前崔季舒無

故於北宮門外諸貴之前誦鮑明遠詩曰將軍既下世
部曲亦罕存聲甚凄斷淚不能已見者莫不怪之初梁
將蘭欽子京為東魏所虜王命以配廚欽請贖之王不
許京再訴王使監廚蒼頭薛豐洛杖之曰更訴當殺爾
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時王居北城東栢堂莅政以寵
琅邪公主欲其來往無所避忌所有侍衛皆出於外太
史啓言宰輔星甚微變不出一月王曰小人新杖之故
嚇我耳將欲受禪與陳元康崔季舒等屏斥左右署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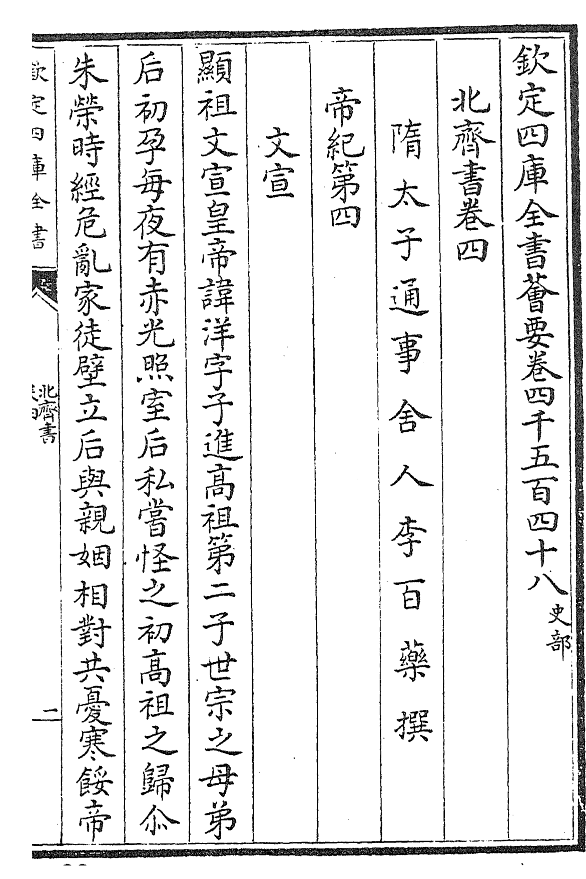
百官京將進食王却謂諸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宜殺却京聞之寘刀於盤冐言進食王怒曰我未索食爾何遽來京揮刀曰來將殺汝王自投傷足入於床下賊黨去床因而見殺先是訛言曰軟脫帽床底喘其言應矣時太原公洋在城東雙堂入而討賊臠割京等皆漆其頭祕不發喪徐出言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

臣等詳文襄紀其首與北史同而末多出於東魏孝靜紀其間與侯景往復書見梁書景傳其所序列尤無倫

次蓋雜取之以成此書非正史也



北齊書卷三



北齊書卷四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 撰

帝紀第四

文宣

顯祖文宣皇帝諱洋字子進高祖第二子世宗之母弟后初孕每夜有赤光照室后私嘗怪之初高祖之歸尒朱榮時經危亂家徒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帝

時尚未能言欻然應曰得活太后及左右大驚而不敢
言及長黑色大頰兊下鱗身重踝不好戲弄深沉有大
度晉陽有沙門乍愚乍智時人不測呼為阿秃師帝曾
與諸童共見之歷問禄位至帝舉手再三指天而已口
無所言見者異之高祖嘗試觀諸子意識各使治亂絲
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高祖是之又各配兵四出
而使甲騎偽攻之世宗等怖撓帝乃勒衆與彭樂敵樂
免胄言情猶擒之以獻後從世宗行過遼陽山獨見天

門開餘人無見者內雖明敏貌若不足世宗每嗤之云
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亦何由可解唯高祖異之謂薛琡
曰此兒意識過吾幼時師事范陽盧景裕默識過人景
裕不能測也天平二年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左光祿大夫太原郡開國公武定元年加侍中二
年轉尚書左僕射領軍將軍五年授尚書令中書監京
畿大都督武定七年八月世宗遇害事出倉卒內外震
駭帝神色不變指麾部分自臠斬羣賊而漆其頭徐宣

言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當時内外莫不驚異焉乃赴晉陽親總庶政務從寛厚事有不便者咸蠲省焉冬十月癸未朔以咸陽王坦為太傅潘相樂為司空十一月戊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梁齊州刺史茅靈斌德州刺史劉領隊南豫州刺史皇甫眘等並以州内屬十二月己酉以并州刺史彭樂為司徒太保賀拔仁為并州刺史八年春正月庚申梁楚州刺史宋安顧以州内屬辛酉魏帝為世宗舉哀於東堂梁定州刺史田聰

能洪州刺史張顯等以州内屬戊辰魏詔進帝位使持節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事大行臺齊郡王食邑一萬户甲戌地豆于國遣使朝貢三月辛酉又進封齊王食冀州之渤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邑十萬户自居晉陽寢室夜有光如晝既為王夢人以筆點己額旦以告館客王曇哲曰吾其退乎曇哲再拜賀曰王上加點便成主字乃當進也夏五月辛亥帝如鄴甲寅進相國總百揆封冀州之渤海長樂安德武邑

瀛州之河間高陽章武定州之中山常山博陵十郡邑二十萬户加九錫殊禮齊王如故魏帝遣兼太尉彭城王韶司空潘相樂册命曰於戲敬聽朕命夫惟天為大列晷宿而垂象謂地蓋厚疏川岳以阜物所以四時代序萬類駢羅庶品得性羣形不夭然則皇王統歷深視高居拱默垂衣寄成師相此則夏伯殷尹竭其股肱周成漢昭無為而治頃者天下多難國命如旒則我建國之業將墜於地齊獻武王奮迅風雲大濟艱危爰翼朕

躬國爲再造經營庶土以至勤憂及文襄承構愈廣前業康邦夷難道格穹蒼王縱德應期千齡一出惟幾惟深乃神乃聖大崇霸德實廣相猷雖冥功妙實殺絕言象標聲示迹典禮宜宣令申後命其敬虚受王摶風初舉建旟上地庇民立政時雨滂流下識廉恥仁加水陸移風易俗自齊變魯此王之功也仍攝天臺總叅戎律策出若神威行朔土引弓竄跡松塞無煙此又王之功也逮光統前緒持衡匡合華戎混一風海調夷日月光

華天地清晏聲接響隨無思不偃此又王之功也逖矣炎方逋違正朔懷文曜武授畧中規淮楚連城濯然桑落此又王之功也闗峴衿帶跨躡蕭條腸胃之地岳立鴟峙偏師纔指渙同氷散此又王之功也晉熙之所陰薄江雷迥隔聲教迷方未改命將鞠旅覆其巢穴威畧風騰傾懾南海此又王之功也羣蠻跋扈世絶南疆揺蕩邊垂亟為塵梗懷德畏威向風請順傾陬盡落其至如雲此又王之功也胡人別種延蔓山谷酋渠萬旅广

裒千里憑險不恭恣其桀黠有樂淳風相携叩款粟帛
之調王府充積此又王之功也茫茫渉海世敵諸華風
行鳥逝倏來忽往既飲醇醪附同膠漆氊裘委仞奇獸
銜尾此又王之功也秦川尚阻作我仇讎爰挹椒蘭飛
書請好天動其衷辭卑禮厚區宇乂寧遐邇畢至此又
王之功也江陰告禍民無適歸蕭宗子弟尚相投庇如
鳥還山猶川赴海荆江十部俄而獻割秉此會也將混
來方此又王之功也天平地成率土咸茂禎符顯見史

不停筆既連百木兼呈九尾素過秦雀蒼比周烏此又
王之功也搜揚管庫衣冠獲序禮云樂云銷沉俱振輕
傜徹賦矜獄寛刑大信外彰深仁遠洽此又王之功也
王有安日下之大勲加以表光明之盛德宣贊洪猷以
左右朕言昔旦奭外分毛畢入佐出内之任王宜總之
人謀鬼謀兩儀協契錫命之行義申公道以王踐律蹈
禮軌物蒼生圓首安志率心歸道是以錫王大路戎路
各一玄牡二駟王深重民天唯本是務衣食之用榮辱

所由是用錫王袞冕之服赤舄副焉王深廣惠和易調風化神祇且格功德可象是用錫王軒懸之樂六佾之舞王風聲振赫九域咸綏遠人率俾奔走委賮是用錫王朱戶以居王求賢選衆草萊以盡陳力就列罔非其人是用錫王納陛以登王英圖猛槩抑揚千品毅然之節肅是非違是用錫王武賁之士三百人王興亡所繫制極幽顯糺行天討罪人咸得是用錫王鈇鉞各一王鷹揚豹變實扶下土狼顧鴟張罔不彈射是用錫王彤

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王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率民興行感達區宇是用錫王秬鬯一卣珪瓚副焉往欽哉其祗順往册保弼皇家用終爾休德對揚我太祖之顯命魏帝以天人之望有歸景辰下詔曰三才剖判百王代興治天静地和神敬鬼庇民造物咸自靈符非一人之大寶實有道之神器昔我宗祖應運奄一區宇歷聖重光暨於九葉德之不嗣仍離屯圮盗名字者遍於九服擅制命者非止三公主殺朝危人神靡繫天下之

大將非䰟有賴齊獻武王奮揚靈武剋剪多難重懸日月更綴參辰廟以掃除國由再造鴻勲巨業無得而稱逮文襄承構世業逾廣遹安遠服海内晏如國命已康生生得性迨相國齊王緯文經武統兹大業盡㪫窮幾研深測化思隨冥運智與神行恩比春天威同夏日坦至心於萬物被大道於八方故百僚師師朝無秕政網疏澤洽率土歸心外盡江淮風靡屈膝辟地懷人百城奔走闗隴慕義而請好瀚漠仰德而致誠伊所謂命世

應期實撫千載禎符雜遝異物同途謳頌填委殊方一
致代終之迹斯表人靈之契已合天道不遠我不獨知
朕入纂鴻休將承世祀籍援立之厚延宗社之算静言
大運欣於避賢遠惟唐虞禪代之典近想魏晉揖讓之
風其可昧興替之禮稽神祇之望令便遜於别宫歸帝
位於齊國推聖與能眇符前軌主者宣布天下以時施
行又使兼太尉彭城王韶兼司空敬顯儁奉册曰咨爾
相國齊王夫氣分形化物繫君長皇王遞興人非一姓

昔放勳馭世沉璧屬子重華握歷持衡擁璇所以英賢茂實昭晰千古豈盛衰有運興廢在時知命不得不授畏天不可不受是故漢劉告否當塗順民曹歷不永金行納禪此皆重規襲矩率由舊章者也我祖宗光宅混一萬寓迄於正光之末奸孽秉權厥政多僻九域離盪永安運窮人靈殄瘁羣逆滔天割裂四海國土臣民行非魏有齊獻武王應期授手鳳舉龍驤舉廢極以立天扶傾柱而鎮地剪滅黎毒匡我墜歷有大德於魏室被

博利於蒼生及文襄繼軌誕光前業内勦凶權外摧侵叛遐邇肅晏功格上玄王神祇協德舟梁一世體文昭武追變窮微自舉跡藩旗頌歌總集入統機衡風猷弘遠及大承世業扶國昌家相德日躋霸風愈邈威靈斯暢則荒遠奔馳聲畧所播而隣敵順款以富有之資運英特之氣顧眄之閒無思不服圖諜潛蘊千祀彰明嘉禎幽祕一朝紛委以表代德之期用啓興邦之迹蒼蒼在上照臨不遠朕以虛昧猶未遊巡靜言愧之坐而待

旦且時來運往媯舜不暇以當陽世革命改伯禹不容於北面況於寡薄而可踟蹰是以仰協穹昊俯從百姓敬以帝位式授於王天禄永終大命格矣於戲其祗承歷數允執其中對揚天休斯年千萬豈不盛歟又致璽書於帝遣兼太保彭城王韶兼司空敬顯儁奉皇帝璽綬禪代之禮一依唐虞漢魏故事又尚書令高隆之率百寮勸進戊午乃即皇帝位於南郊升壇柴燎告天曰皇帝臣洋敢用玄牡昭告於皇皇后帝否泰相沿廢興

迭用至道無親應運斯輔上覽唐虞下稽魏晉莫不先
天揖讓考歷終歸魏氏多難年將三十孝昌已後內外
去之世道横流蒼生塗炭頼我獻武拯其將溺三建元
首再立宗祧掃絶羣凶芟夷奸宄德被黔黎勲光宇宙
文襄嗣武克構鴻基功浹寰宇威稜海外窮髪懐音西
寇納款青丘保候丹穴來庭扶翼危機重匡頽運是則
有大造於魏室也魏帝以卜世告終上靈厭德欽若昊
天允歸大命以禪於臣洋夫四海至公天下為一總民

宰世樹之以君既川岳啓符人神效祉羣公卿士八方兆庶僉曰皇極乃顧於上魏朝推進於下天位不可以暫虛遂逼羣議恭膺大典猥以寡薄託於兆民之上雖天威在顔咫尺無遠循躬自省實懷祗惕敬簡元辰升壇受禪肆類上帝以答萬國之心永隆嘉祉保祐有齊以被於無窮之祚是日京師獲赤雀獻於南郊事畢還宮御太極前殿詔曰無德而稱代刑以禮不言而信先春後秋故知惻隱之化天人一揆弘宥之道今古同風

朕以虛薄功業無紀昔先獻武王值魏世不造九鼎行出乃驅御侯伯大號燕趙拯厥顛墜俾亡則存文襄王外挺武功内資明德纂戎先業闢土服遠年踰二紀世歷兩都獄訟有適謳歌斯在故魏帝俯遵歷數爰念褰裳遠取唐虞終同脱屣實幽憂未已志在陽城而羣公卿士誠守愈切遂屬代終居於民上如涉深水有睠終朝始發晉陽九尾呈瑞外壇告天赤雀効祉惟爾文武不貳心之臣股肱爪牙之將左右先王克隆大業永言

誠節共斯休祉思與億兆同始兹日其大赦天下改武定八年為天保元年其百官進階男子賜爵鰥寡六疾義夫節婦旌賞各有差己未詔封魏帝為中山王食邑萬戶上書不稱臣答不稱詔載天子旌旗行魏正朔乘五時副車封王諸子為縣公邑一千戶奉絹萬匹錢千萬粟二萬石奴婢二百人水碾一具田百頃園一所詔追尊皇祖文穆王為文穆皇帝妣為文穆皇后皇考獻武王為獻武皇帝皇兄文襄王為文襄皇帝祖宗之稱

付外速議以聞辛酉尊王太后爲皇太后乙丑詔降魏
朝封爵各有差其信都從義及宣力霸朝者及西來人
并武定六年以來南來投化者不在降限辛未遣大使
於四方觀察風俗問民疾苦嚴勅長吏厲以廉平興利
除害務存安靜若法有不便於時政有未盡於事者具
條得失還以聞奏甲戌遷神主於太廟六月己卯高麗
遣使朝貢辛巳詔曰頃者風俗流宕浮競日滋家有吉
凶務求勝異婚姻喪葬之費車服飲食之華動竭歲資

以營日富又奴僕帶金玉婢妾衣羅綺始以翔出為奇
後以過前為麗上下貴賤無復等差今運屬惟新思蠲
往弊反朴還淳納民軌物可量事具立條式使儉而獲
中又詔封崇聖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并下魯郡
以時脩治廟宇務盡褒崇之至詔分遣使人致祭於五
岳四瀆其堯祠舜廟下及孔父老君等載於祀典者咸
秩罔遺詔曰冀州之渤海長樂二郡先帝始封之國義
旗初起之地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齊郡霸業所在王命

是基君子有作貴不忘本思申恩洽蠲復田租齊郡渤海可並復一年長樂復二年太原復三年詔故太傅孫騰故太保尉景故大司馬婁昭故司徒高昂故尚書左僕射慕容紹宗故領軍万俟干故定州刺史段榮故御史中尉劉貴故御史中尉竇泰故殷州刺史劉豐故濟州刺史蔡儁等並左右先帝經贊皇基或不幸早徂或殞身王事可遣使者就墓致祭并撫問妻子慰逮存亡又詔封宗室高岳為清河王高隆之為平原王高歸彦

為平秦王高思宗為上洛王高長弼為廣武王高普為武興王高子瑗為平昌王高顯國為襄樂王高叡為趙郡王高孝緒為循城王又詔封功臣厙狄干為章武王斛律金為咸陽王賀拔仁為安定王韓軌為安德王可朱渾道元為扶風王彭樂為陳留王潘相樂為河東王癸未詔封諸弟青州刺史浚為永安王尚書左僕射淹為平陽王定州刺史潋為彭城王儀同三司演為常山王冀州刺史湜為上黨王儀同三司淯為襄城王儀同

三司湛為長廣王湝為任城王湜為高陽王濟為博陵王凝為新平王潤為馮翊王洽為漢陽王丁亥詔立王子殷為皇太子王后李氏為皇后庚寅詔以太師庫狄干為太宰司徒彭樂為太尉司空潘相樂為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司馬子如為司空辛卯以前太尉清河王岳為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司州牧壬辰詔曰自今已後諸有文啟論事并陳要密有司悉為奏聞己亥以皇太子初入東宮赦畿內及并州死罪已下餘州死降徒流已

下一皆原免秋七月辛亥詔尊文襄妃元氏為文襄皇后宮曰靜德又詔封文襄皇帝子孝琬為河間王孝瑜為河南王乙卯以尚書令平原王隆之錄尚書事尚書左僕射平陽王淹為尚書令又詔曰古人鹿皮為衣書囊成帳有懷盛德風流可想其魏御府所有珍奇雜綵常所不給人者徒為畜積命宜悉出送内後園以供七日宴賜八月詔郡國脩立黌序廣延髦儁敦述儒風其國子學生亦仰依舊銓補服膺師說研習禮經往者文

襄皇帝所建蔡邕石經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學館依次
脩立又詔曰有能直言正諫不避罪辜謇謇若朱雲
諤諤若周舍開朕意沃朕心弼于一人利兼百姓者必當
寵以榮禄待以不次又曰諸牧民之官仰專意農桑勤
心勸課廣收天地之利以備水旱之災庚寅詔曰朕以
虛寡嗣弘王業思所以讃揚𢧐績播之萬古雖史官執
筆有聞無墜猶恐緒言遺美時或未書在位王公文武
大小降及民庶爰至僧徒或親奉音旨或承傳傍說凡

可載之文籍悉宜條録封上甲午詔曰魏世議定麟趾格遂為通制官司施用猶未盡善可令羣官更加論究適治之方先盡要切引綱理目必使無遺九月癸丑以散騎常侍車騎將軍領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麗王成為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王公如故詔梁侍中使持節假黄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承制邵陵王蕭綸為梁王庚午帝如晉陽拜辭山陵是日皇太子入居涼風堂監總國事冬十月己卯備法

駕御金輅入晉陽宮朝皇太后於内殿辛巳曲赦并州太原郡晉陽縣及相國府四獄囚癸未茹茹國遣使朝貢乙酉以特進元韶為尚書左僕射并州刺史段韶為尚書右僕射景戌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壬辰罷相國府留騎兵外兵曹各立一省别掌機密十一月周文帝率衆至陜城分騎北渡至建州甲寅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景寅帝親戎出次城東周文帝聞帝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遂退師庚午還宫十二月丁丑茹茹庫

莫奚國並遣使朝貢辛丑帝至自晉陽

二年春正月丁未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辛亥有事於圓丘以神武皇帝配癸亥親耕籍田於東郊乙酉前黄門侍郎元世寶通直散騎侍郎彭貴平謀逆免死配邉有事於太廟甲戌帝汎舟於城東二月壬辰太尉彭樂謀反伏誅壬寅茹茹國遣使朝貢三月丙午襄城王淯薨己未詔梁承制湘東王繹為梁使持節假黄鉞相國建梁臺總百揆承制梁交州刺史李景盛梁州刺史

馬嵩仁義州刺史夏侯珍洽新州刺史李漢等並率州內附庚申司空司馬子如坐事免夏四月壬辰梁王蕭繹遣使朝貢閏月乙丑室韋國遣使朝貢五月景戌合州刺史斛斯顯攻尅梁歷陽鎮丁亥高麗國遣使朝貢是月侯景廢梁簡文立蕭棟為主六月庚午以前司空司馬子如為太尉七月壬申茹茹遣使朝貢癸酉行臺郎邢景遠破梁龍安戍獲鎮城李洛文己卯改顯陽殿為昭陽殿九月壬申詔免諸伎作屯牧雜色役隸之徒

為白戶癸巳帝如趙定二州因如晉陽冬十月戊申起
宣光建始嘉福仁壽諸殿庚申蕭繹遣使朝貢丁卯文
襄皇帝神主入於廟十一月侯景廢梁主僭即偽位於
建鄴自稱曰漢十二月中山王殂
三年春正月景申帝親討庫莫奚於代郡大破之獲雜
畜十餘萬分賚將士各有差以奚口付山東為民二月
茹茹主阿那瓌為突厥虜所破瓌自殺其太子菴羅辰
及瓌從弟登注俟利登注子庫提並擁衆來奔茹茹餘

衆立注次子鐵伐為主辛丑契丹遣使朝貢三月戊子以司州牧清河王岳為使持節南道大都督司徒潘相樂為使持節東南道大都督及行臺辛術率衆南伐癸巳詔進梁王蕭繹為梁主夏四月壬申東南道行臺辛術於廣陵送傳國璽甲申以吏部尚書楊愔為尚書右僕射景申室韋國遣使朝貢六月乙亥清河王岳等班師丁未帝至自晉陽乙卯帝如晉陽九月辛卯帝自并州幸離石冬十月乙未至黄櫨嶺仍起長城北至社于

戌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戌十一月辛巳梁主蕭繹即帝
位於江陵是為元帝遣使朝貢十二月壬子帝還宮戊
午帝如晉陽
四年春正月景子山胡圍離石戌帝討之未至胡已
逃竄因巡三堆戌大狩而歸戊寅庫莫奚遣使朝貢己
丑改鑄新錢文曰常平五銖二月送茹茹主鐵伐父登注
及子庫提還北鐵伐尋為契丹所殺國人復立登注為
主仍為其大人阿富提等所殺國人復立庫提為主夏

四月戊戌帝還宫戊午西南有大聲如雷五月庚午帝校獵於林慮山戊子還宫九月契丹犯塞壬午帝北廵冀定幽安仍北討契丹冬十月丁酉帝至平州遂從西道趣長塹詔司徒潘相樂率精騎五千自東道趣青山辛丑至白狼城壬寅經昌黎城復詔安德王韓軌率精騎四千東趣斷契丹走路癸卯至陽師水倍道兼行掩襲契丹甲辰帝親踰山嶺為士卒先指麾奮擊大破之虜獲十萬餘口雜畜數十萬頭樂又於青山大破契丹

別部所虜生口皆分置諸州是行也帝露頭袒膊晝夜不息行千餘里唯食肉飲水壯氣彌厲丁未至營州丁巳登碣石山臨滄海十一月已未帝自平州還如晉陽閏月壬寅梁帝遣使來聘十二月已未突厥復攻茹茹茹茹舉國南奔癸亥帝自晉陽北討突厥迎納茹茹乃廢其主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為主置之馬邑川給其禀餼繒帛親追突厥於朔州突厥請降許之而還於是貢獻相繼

五年春正月癸巳帝討山胡從離石道遣太師咸陽王斛律金從顯州道常山王演從晉州道掎角夾攻大破之斬首數萬獲雜畜十餘萬遂平石樓石樓絶險自魏世所不能至於是遠近山胡莫不懾服是月周文帝廢西魏主立齊王廓是為恭帝三月茹茹菴羅辰叛帝親討大破之辰父子北遁太保賀拔仁坐違節度除名夏四月茹茹寇肆州丁巳帝自晉陽討之至恒州黄瓜堆虜騎散走時大軍已還帝率麾下千餘騎遇茹茹别部

數萬四面圍逼帝神色自若指畫形勢虜衆披靡遂縱兵潰圍而出虜不退走追擊之伏尸二十里獲菴羅辰妻子及生口三萬餘人五月丁亥地豆干契丹等國並遣使朝貢丁未北討茹茹大破之六月茹茹率部衆東徙將南侵帝率輕騎於金山下邀擊之茹茹聞而遠遁秋七月戊子肅慎遣使朝貢壬辰降罪人庚戌帝至白北伐八月丁巳突厥遣使朝貢庚午以司州牧清河王岳為太保司空尉粲為司徒太子太師侯莫陳相為司

空尚書令平陽王淹録尚書事常山王演為尚書令中書令上黨王渙為尚書左僕射乙亥儀同三司元旭以罪賜死丁丑帝幸晉陽己卯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平原王高隆之薨是月詔常山王演上黨王渙清河王岳平原王段韶等率衆於洛陽西南築伐惡城新城嚴城河南城九月帝親自臨幸欲以致周師周師不出乃如晉陽冬十月西魏伐梁元帝於江陵詔清河王岳河東王潘相樂平原王段韶等率衆救之未至而江陵陷

梁元帝為西魏將于謹所殺梁將王僧辯在建康共推
晉安王蕭方智為太宰都督中外諸軍承制置百官十
二月庚申帝北巡至達速嶺覽山川險要將起長城云
六年春正月壬寅清河王岳以衆軍渡江尅夏首送梁
郢州刺史陸法和詔以梁散騎常侍湞陽侯蕭明為梁
王遣尚書左僕射上黨王渙率衆送之二月甲子以陸
法和為使持節都督荆雍江巴梁益湘萬交廣十州諸
軍事太尉公大都督西南道大行臺梁鎮北將軍侍中

荆州刺史宋莒為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郢州刺史甲戌上黨王涣赴譙郡三月丙戌上黨王涣赴東關斬梁將裴之横俘斬數千景申帝至自晉陽封世宗二子孝珩為廣寧王延宗為安德王戊戌帝臨昭陽殿聽獄決訟夏四月庚申帝如晉陽丁卯儀同蕭軌克梁晉熙城以為江州戊寅突厥遣使朝貢梁反人李山花自號天子逼魯山城五月乙酉鎮城李仲侶擊斬之庚寅帝至自晉陽蕭明入于建鄴丁未茹茹遣使朝貢六月壬子詔

曰梁國遘禍主喪臣離逷彼炎方盡生荆棘興亡繼絶義在於我納以長君拯其危弊比送梁主已入金陵藩禮既脩分義方篤越鳥之思豈忘南枝凡是梁民宜聽反國以禮發遣丁卯帝如晉陽壬申親討茹茹甲戌諸軍大會於祁連池乙亥出塞至庫狄谷百餘里内無水泉六軍渴乏俄而大雨戊寅梁王蕭明遣其子章兼侍中袁泌兼散騎常侍楊裕奉表朝貢秋七月己卯帝頓白道留輜重親率輕騎五千追茹茹壬午及於懷朔鎮

帝躬當矢石頻大破之遂至沃野獲其俟利謁焉力婁阿帝吐頭發郁久閭狀延等并口二萬餘牛羊數十萬頭茹茹俟利郁久閭李家提率部人數百降壬辰帝還晉陽九月乙卯帝至自晉陽冬十月梁將陳霸先襲王僧辯殺之廢蕭明復立蕭方智為主辛亥帝如晉陽十一月丙戌高麗遣使朝貢梁秦州刺史徐嗣輝南豫州刺史任約等襲據石頭城並以州内附壬辰大都督蕭軌率衆至江遣都督柳達摩等渡江鎮石頭東南道行

臺趙彥深獲秦郡等五城戶二萬餘所在安輯之己亥
太保司州牧清河王岳薨是月柳達摩為霸先攻逼以
石頭降十二月戊申厍莫奚遣使朝貢是年發夫一百
八十萬人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餘里
七年春正月甲辰帝至自晉陽於鄴城西馬射大集衆
庶而觀之二月辛未詔常山王演等於涼風堂讀尚書
奏按論定得失帝親決之三月丁酉大都督蕭軌等率
衆濟江夏四月乙丑儀同婁叡率衆討魯陽蠻大破之

丁亥詔造金華殿五月景申漢陽王洽薨是月帝以肉為斷慈遂不復食六月乙卯蕭軌等與梁師戰於鍾山之西遇霖雨失利軌及都督李希光王敬寶東方老軍司裴英起並没士卒散還者十二三乙丑梁湘州刺史王琳獻馴象是年脩廣三臺宮殿秋七月己亥大赦天下八月庚申帝如晉陽九月甲辰庫莫奚遣使朝貢冬十月丙戌契丹遣使朝貢是月發山東寡婦二千六百人以配軍士有夫而濫奪者五分之一是月周文帝殂

十一月壬子詔曰崐山作鎮厥號神州瀛海為池是稱赤縣蒸民乃粒司牧存焉王者之制沿革迭起方割成災肇分十二水土既平還復九州道或繁簡義在適時殷因於夏無所改作然則日月躔於天次王公國於地野皆所以上叶玄儀下符川嶽逮于秦政鞭撻區寓罷侯置守天下為家洎兩漢承基曹馬屬統其間損益難以勝言魏自孝昌之季數鍾澆否祿去公室政出多門衣冠道盡黔首塗炭銅馬鐵脛之徒黑山青犢之侶梟

張晉趙豕突燕秦綱紀從茲而頹彛章因此而紊是使豪家大族鳩率鄉部託迹勤王規自署置或外家公主女謁内成昧利納財啓立州郡離大合小本逐時宜剖竹分符蓋不獲已牧守令長虛增其數求功録實諒足為煩損害公私為弊殊久旣乖為政之禮徒有驅羊之費自爾因循未遑删改朕寅膺寳歷恭臨八荒建國經野務存簡易將欲鎮躁歸静反薄還淳茍失其中理從刋正傍觀舊史逖聽前言周曰成康漢稱文景編戸之

多古今為最而丁口減於疇日守令倍於昔辰非所以
馭俗調風示民軌物且五嶺內賓三江廻化拓土開疆
利窮南海但要荒之所舊多浮偽百室之邑便立州名
三戶之民空張郡目譬諸木犬猶彼泥龍循名督實事
歸烏有今所併省一依別制於是併省三州一百五十
三郡五百八十九縣三鎮二十六戍又制刺史令盡行
兼不給幹物十二月西魏相宇文覺受魏禪先是自西
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

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

八年春三月大熱人或暍死夏四月庚午詔諸取蝦蠏蜆蛤之類悉令停斷唯聽捕魚乙酉詔公私鷹鷂俱亦禁絶以太師咸陽王斛律金為右丞相前大將軍扶風王可朱渾道元為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仁為太保尚書令常山王演為司空録尚書事長廣王湛為尚書令尚書右僕射楊愔為尚書左僕射以并省尚書右僕射崔暹為尚書右僕射上黨王渙録尚書事是月帝在

城東馬射勑京師婦女悉赴觀不赴者罪以軍法七日乃止五月辛酉冀州民劉向於京師謀逆黨與皆伏誅秋八月己巳庫莫奚遣使朝貢庚辰詔丘郊禘祫時祀皆仰市取少牢不得剖割有司監視必令豐備農社先蠶酒肉而已雩禖風雨司民司禄靈星雜祀果餅酒脯唯當務盡誠敬義同如在自夏至九月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畿内八郡大蝗是月飛至京師蔽日聲如風雨甲辰詔今年遭蝗之處免租是月周冢宰宇文護殺其

主閔帝而立帝弟毓是為明帝冬十月乙亥陳霸先弑

其主方智自立是為陳武帝遣使稱藩朝貢是年於長

城内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塢紇戍凡四百餘里

九年春二月丁亥降罪人己丑詔限仲冬一月燎野不

得他時行火損昆虫草木三月丁酉帝至自晉陽夏四

月辛巳大赦是夏大旱帝以祈雨不應毁西門豹祠掘

其冢山東大蝗差夫役捕而坑之是月北豫州刺史司

馬消難以城叛入於周五月辛巳尚書令長廣王湛録

尚書事驃騎大將軍平秦王歸彥為尚書左僕射甲辰以前尚書左僕射楊愔為尚書令六月乙丑帝自晉陽北廵己已至祁連池戊寅還晉陽秋七月辛丑給京畿老人劉奴等九百四十三人版職及杖帽各有差戊申詔趙燕瀛定南營五州及司州廣平清河二郡去年螽澇損田兼春夏少雨苗稼薄者免今年租賦八月乙丑至自晉陽甲戌帝如晉陽是月陳江州刺史沈泰以三千人內附先是發丁匠三十餘萬營三臺於鄴下因其

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宫室及遊豫園至是三臺成改銅爵曰金鳳金獸曰聖應氷井曰崇光十一月甲午帝至自晉陽登三臺御乾象殿朝讌羣臣並命賦詩以新宫成丁酉大赦内外文武並進一大階丁巳梁湘州刺史王琳遣使請立蕭莊為梁主仍以江州内屬令莊居之十二月癸酉詔梁王蕭莊為梁主進居九派戊寅以太傅可朱渾道元為太師司徒尉粲為太尉冀州刺史段韶為司空録尚書事常山王演為大司馬録尚書事長

廣王湛為司徒是月起大莊嚴寺是年殺永安王浚上黨王渙

十年春正月戊戌以司空侯莫陳相為大將軍甲寅帝如遼陽甘露寺乙卯詔於麻城置衛州二月丙戌帝於甘露寺禪居深觀唯軍國大政奏聞三月戊戌以侍中高德政為尚書右僕射景辰帝至自遼陽是月梁主蕭莊至郢州遣使朝貢閏四月丁酉以司州牧彭城王浟為司空侍中高陽王湜為尚書右僕射乙巳以司空彭

城王湝兼太尉封皇子紹廉為長樂郡王五月癸未誅始平公元世哲東平公元景式等二十五家特進元韶等十九家並令禁止六月陳武帝殂兄子蒨立是為文帝秋八月戊戌封皇太子紹義為廣陽郡王以尚書右僕射河間王孝琬為尚書左僕射癸卯詔諸軍民或有父祖改姓冒入元氏或假託攜認妄稱姓元者不問世數遠近悉聽改復本姓九月己巳帝如晉陽是月使酈懷則陸仁惠使於蕭莊冬十月甲午帝暴崩於晉陽宮德

陽堂時年三十一遺詔凡諸凶事一依儉約三年之喪雖曰達禮漢文革䂓通行自昔義有存焉同之可也喪月之斷限以三十六日嗣主百寮内外遐邇奉制割情悉從公除癸卯發喪歛於宣德殿十一月辛未梓宫還京師十二月乙酉殯於太極前殿乾明元年二月丙申葬於武寧陵謚曰文宣皇帝廟號威宗武平初又改為文宣廟號顯祖帝少有大度志識沉敏外柔内剛果敢能斷雅好吏事測始知終理劇處繁終日不倦初踐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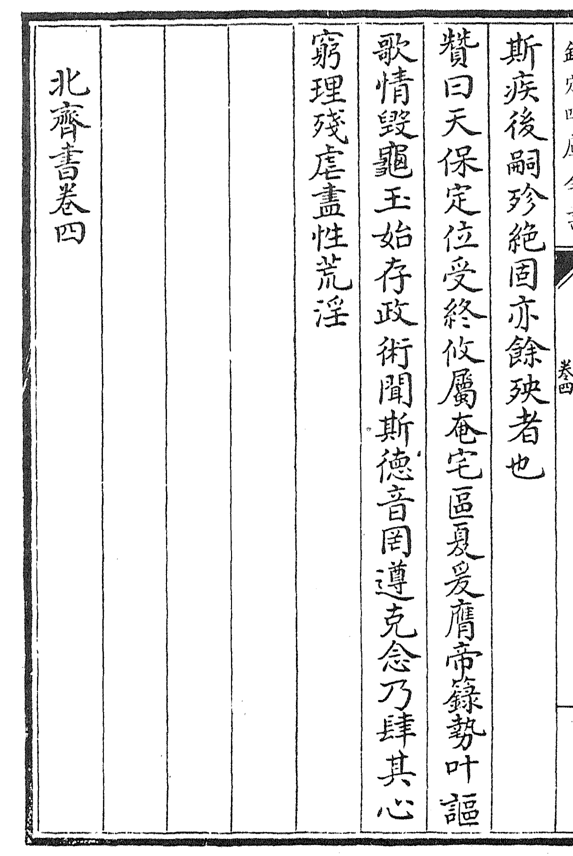
位留心政術以法馭下公道為先或有違犯憲章雖密
戚舊勲必無容舍内外清靖莫不祗肅至於軍國幾策
獨决懷抱規模宏遠有人君大畧又以三方鼎跱諸夷
未賓修繕甲兵簡練士卒左右宿衛置百保軍士每臨
行陣親當矢石鋒刃交接唯恐前敵之不多屢犯艱危
常致克捷嘗於東山遊讌以關隴未平投杯震怒召魏
收於御前立為詔書宣示遠近將事西伐是歲周文帝
殂西人震恐常為度隴之計既征伐四克威振戎夏六

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連沈湎肆行淫暴或躬自鼓舞歌謳不息從旦通宵以夜繼晝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拔刃張弓遊於市肆勳戚之第朝夕臨幸時乘馲駝牛驢不施鞍勒盛暑炎赫隆冬酷寒或日中暴身去衣馳騁從者不堪帝居之自若親戚貴臣左右近習侍從錯雜無復差等徵集淫嫗分付從官朝夕臨視以為娛樂凡諸殺害多令支解或焚之於火或投之於河沉酗既久彌以狂惑至於末年每言見

諸鬼物亦云聞異音聲情有慝介必在誅戮諸元宗室咸加屠勦永安上黨並致寃酷高隆之高德政杜弼王元景李積之等皆以非罪加害嘗在晉陽以矟戲刺都督尉子耀應手即殞又在三臺大光殿上以鋸鋸都督穆嵩遂至於死又嘗幸開府暴顯家有都督韓悊無罪忽於衆中喚出斬之其餘酷濫不可勝紀朝野憯憯各懷怨毒而素以嚴斷臨下加之默識彊記百寮戰慄不敢為非文武近臣朝不謀夕又多所營繕百役繁興舉

國騷擾公私勞弊凡諸賞賚無復節限府藏之積遂至空虛自皇太后諸王及内外勳舊愁懼危悚計無所出暨于末年不能進食唯數飲酒麴糵成災因而致斃

論曰高祖平定四胡威權延世遷鄴之後雖主器有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顯祖因循鴻業内外協從自朝及野羣心屬望東魏之地舉世樂推曾未朞月玄運集己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翕斯致治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世未有饗國弗永實由



斯疾後嗣殄絶固亦餘殃者也

贊曰天保定位受終攸屬奄宅區夏爰膺帝籙勢叶謳歌情毀龜玉始存政術閒斯德音罔遵克念乃肆其心窮理殘虐盡性荒淫

北齊書卷四

北齊書卷四考證

顯祖文宣皇帝紀而使甲騎偽攻之○臣範按毛氏本使字下有彭樂率三字北史亦有

三月辛酉又進封齊王○辛酉北史作庚申臣荃按魏孝靜三月庚申進齊郡王高洋爵為齊王疑從北史為是

往者文襄皇帝所建蔡邕石經○建北史作運臣荃按下文云即宜移置學館依次修立是文襄但運石經

未嘗建立疑從北史為是

乙酉前黄門侍郎元世寳通直散騎侍郎彭貴平謀逆免死配邉○臣詮按元世寳彭貴平事北史不載

冬十月乙未至黄櫨嶺仍起長城北至社于戍○臣範按毛氏本作社干通鑑作社平胡三省註齊紀作社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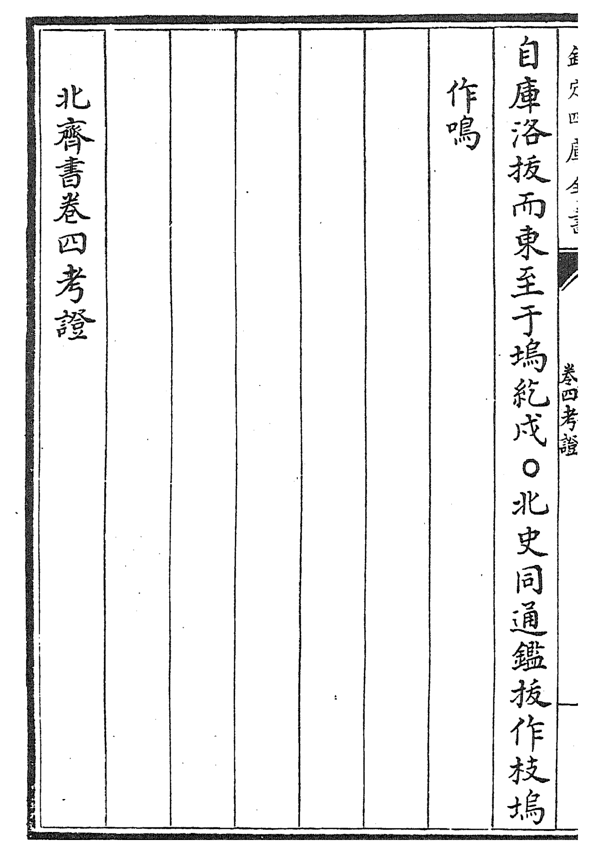
遂平石樓○元本遂譌道從南監本改

虜不退走追擊之○北史無不字

率輕騎於金山下邀擊之○金山通鑑作金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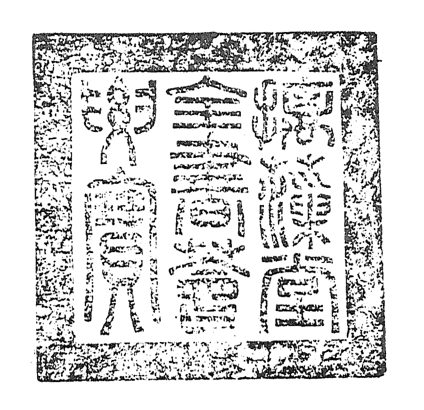
梁秦州刺史徐嗣輝○北史通鑑並作嗣徽

柳達摩為霸先攻逼以石頭降○臣範按通鑑達摩遣使請和於霸先且求質子霸先乃以從子曇朗等為質與齊人盟于城外將士恣其南北則達摩未降也當是齊誅達摩而以降為罪耳陳書亦云達摩遣侯子欽劉士榮等請和通鑑載齊誅達摩於十二月辛酉之下



自庫洛拔而東至于塢紇戍○北史同通鑑拔作枝塢作嗚

北齊書卷四考證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錄舉人臣羅步雲